

## 輯一 匿名書

### 貓居

不知何時起，我開始過上了這樣的日子。鎮日地窩在窄小的套房裡，打字，失眠，抽很多很多的菸，看一再重複看的日劇。四重奏和俠飯，劇中人物喫飯交談走路，我看著螢幕上自己從未抵達過的街景，路燈和商店和冒泡生啤，暫時擺脫了房間裡無色的風景。在夏與秋交替的時候，窗外通常落雨，了無朝氣的植物們排排站在巷子兩邊，像駐守無人留連的戰地的兵，無可倖免地垂頭喪氣。

早上通常是會出門的，踱著朋友送的繡花拖鞋，繞三個彎到另一處巷口的便利商店，邋邋遢遢地提著一些物事往回走，例如一杯冰的美式黑咖啡，攪兩顆糖。一兩包 LUCKY STRIKE 或 L·D 或 Davidoff。除此之外，僅有垃圾車樂音響起的時刻我才願意脫室而出，拎著垃圾和回收物雜在一群中年阿姨叔叔之間，看那歌唱的黃色巨獸從路的另一邊慢慢地晃過來。把垃圾扔進獸口，好像便沒甚麼可做的了，雙手空蕩，些微悻悻然地踩回套房。窗外猶在下雨，植物們喪失求生意志般俯首低頸，風景默不作聲。

這樣近乎穴居的生活，是和貓一起過的。沒有稿子可寫時，不知所以地敲著鍵盤，像此刻這般地寫一些不知所以的囁語式的句子，或者蜷在床畔按著手機和遠方的友朋談話——你睡了嗎？還沒，你呢？——這種時候，貓便會喵喵地來到身邊，擦著我的臂膀要求撫摸。摸夠了便霸占著枕頭搔抓，摟著我的手掌和小臂要咬要玩耍。我伸手想抱貓，而貓通常一溜煙地跑了，床依然是空的，像將手伸進一陣毛毛雨中，握住拳頭甚麼也抓不牢靠。

偶爾，我盤坐打字的時候，貓會偎著我的小腿或腳踝睡覺。貓剛來時又迷你又膽怯，整整一週，她躲在床底角落一聲不響，睜著黃亮亮的眼睛向外窺探，連貓碗都得靠放在床前，等我睡了她才靜靜地出來喫食。

後來，貓長齊了幾吋，才發現她是標準的晝寢熬夜之流，喫飯也從一日兩回加餐飯至一日四五回。我睡眠不好胃口不佳，每週得跑兩次市區看診拿藥，中藥和西藥和維他命喫得比飯多，胃囊被藥占滿，感覺全身都散發著苦氣，情緒從未明亮過。

貓則是全然地務實主義，第一次帶她去動物醫院為了輕微的感冒，領了藥粉灑在罐頭肉上，她喫得勤快一如往常。第二次則是為了頭頂和尾巴上的癬塊，貓的癬使我焦慮非常，甚至夢見貓全身遍發癬病，不知如何是好。醫師開的藥水擦在患處會刺癢，我哄著勸著按著，貓就是不肯乖乖躺下讓擦，一開魚肉罐頭貓就來蹭手討食，我趁她吞嚙之際手忙腳亂地給她上藥，屢試不爽，半點也沒

影響貓進食的胃口。要不貓太健忘，要不就是她太懂妥協。

貓懂的，大多半我都不懂。貓不伎不求，不增不減。而我易妒又貪心，能抓到甚麼都想攢緊在手裡，患得患失。但她告訴我活著其實是一件很簡潔的事，只要你還願意，每個當下便是一條河，我們必須及時涉水而過，一條河又一條河地走，即使那是多麼悠長而荒涼的事。

2018年9月30日《自由副刊》

## 地面下

你們在笑，你們甚至會說，在這種情況下，雞窩與巍峨的宮殿——毫無二致。「是的，」我回答，「如果活著僅僅為了不被雨淋濕的話。」（杜斯妥也夫斯基《地下室手記》）

兩個夏天之間，我日日往復於兩座遙遠且無關的地下世界。第一座地底小閣緊鄰著明亮的大型賣場與販售文具雜誌的書局，兩坪大的店面中央，E坐擁其間。進店迎面而見的，是只嵌著平面全身鏡的工具收納櫃，櫃內架面隨意地擱著無線電剪、打薄剪、電動刮鬍刀、痱子粉與一把缺齒的直梳；櫃頂掛鉤懸吊著一隻小吹風機、一件防塵薄透披肩、一套綴滿斷髮的工作服；靠牆處則是一把毛刺開綻的掃帚、一雙無花飾黑色皮質沙發，人多時，來客便逐個挨著臂膀窩進沙發輪候，伸展剛剛逛畢賣場的痠疼腿腳。

這是E一手砌建的宮閣，坐棲於地面下一方邊間偏角，形狀色調都像一隻精準切分的乳酪磅蛋糕。店牆漆寫著一行豔橘色的英文店名：EASY，來自每名髮型師必備的英文名，來自E直覺的命名，簡潔易記、有形有影地將此名植入路過鄰里們的街景印象。

E專事一切有關頂上煩惱絲的瑣細修繕，店內必要之物皆齊備，唯獨沒有提供水洗與捲燙，牆端嵌裝冷氣的洞孔始終擱置，像一隻水泥的盲眼；E說若要接水頗費周折，接灌賣場的中央空調又得繳納昂貴電費，店中因而備有兩臺移動式水冷扇，分別供給客棲身的皮沙發與理髮椅吹送。一道黑白碎珠的門簾，隔開工作與休憩的私人空間。每當有人進店呼喚（或動機不明地默不作聲立在門畔），E便迅速攬上口罩現身招呼。日復一日，E一邊按覆著連續作響的預約訊息、熟練地繞走於數十顆或茂盛或稀薄的頭顱間，俐落地舉刀落剃，像極一名矯健的獨舞者，在遠離夏晝的地面下，地底之神神祕地眷顧著他清瘦而年少的身影。

我在仲夏的尾端認識E。那是七月下旬，仲夏正倨傲地袒裸巨大的金色的肩

胛，行人如碎鱗，無魂地遊避於劇烈的日曝與稀少的屋蔭之間。我剛遷離一段糾結多年的關係，逃難般一路淌著熱汗遁入 C 鎮的租房。少少幾隻紙箱搬入屋內，我逐箱拆封、揀點雜什細軟，下樓去附近的百貨賣場採購滿袋的清掃用具、飲水與香菸。貓探身出籠、鬆著懶腰，好奇地在揮舞的抹布和小帚間繞步巡視，黝黑的鼻頭逐一指認各種陌生的氣味形體，鬚尾輕顫、蹭點我久跪痠疲的膝腿。

房內諸物擦洗完畢，我將蓮蓬水量扭到最強，仔細沖刷黏附膚髮的塵垢汗污，霧氣掩映的半身鏡裏描畫出水滴滴流的裸身，我徒手抓梳良久缺欠整頓的亂髮，新生的漆黑髮根駁雜著髮尾褪色的褐黃，像土石流後裸露的粗礫斷層。套上舊 T 恤和牛仔褲，尋向附近街區的髮型店，走向鄰近的 N 街某號懸著橘色旋轉燈柱的地下室，室內，腰繫卡其色工作服的 E 正與熟客輕鬆地聊笑，我感到一股尷尬，像闖擾了他人夏日愉快的午後野餐。E 撇頭打量我、滑開手機點算排程，聲調淡涼地回道：明天下午才有空檔，要預約嗎？我狼狽地點頭，幾近逃跑般急急離去，沿途滿腹自暴自棄：想必是自己邈邈得過分，才導致人家給不出好臉色。真是活該。

隔天睜眼已是正午，我望著窗外烈陽，猶豫著這回是否又將落入一場嘲諷的玩笑；抬頭瞥見鏡中拙陋無救的髮廓，暴躁著情況橫豎壞透了，去或不去也沒甚差別。我懷著身赴刑場的壯烈情緒，踏進店門，我驚異地面對 E 的熱情招呼，那眼裡笑意與前一次的淡漠敷衍判若兩人；他細心端詳我參差糟亂的髮鬚、並親切地聊問著日常話題。我乖順地挺直背脊坐入黑皮客椅，從鏡面倒影窺覷 E 口罩外透露的半幅清秀鼻眼；柔順的黑瀏海斜披眉際；裹在工作服內的身量勻稱、骨肉精實；持剪繞轉的身姿有如快板芭蕾。收刀後，E 敏捷地捲起髮梢抹搓蠟泥，說道若將髮色染齊會更亮眼。

我聽取 E 的建議，轉赴鄰街的 Watsons 巡視眾青諸黃，從中揀了一隻葡萄紅。染洗吹整完畢，果然色澤熾媚、如楓如酒，我拍照傳給 E，隔晚，我們約在 KTV，我完整見到 E 的臉身，清麗纖細得像一朵雪色百合，迷醉熾烈，彷彿含毒。

出了 KTV 天已大亮，我們雙眼惺忪肌骨痠澀地喫了簡單的吐司和紅茶。順理成章般地，我挽著 E 走上我的屋，走進我的身體，我們褪去衫褲、小心翼翼地摟擁抱，輕盈卻激烈地同時陷落又飛昇。我窺見的 E 赤裸臂端的紋身——一張咧牙齶鬚的黝青龍面，箭眉飛蹙，靜默依傍於白皙強壯的肌理之上。

我低頭，極輕地嚙吻那尚未點睛的龍目，如親吻兩顆水晶的斷肢。貓匿在桌底謹慎地收爪視察，一雙月黃貓眼晶燦地圓睜，像觀音不動心地憫望著床畔翻湧交纏的兩具裸身。

某幾個魚灰色的凌晨，我們併肩臥枕，E 會低聲述起父親工廠倒閉那年，他

輟學、混過一陣子不成氣候的江湖；後來復學，念了專精美術的 A 校，卻因犯菸禁被飭令轉到另一所職校 B，有一搭沒一搭地修完美容美髮的學分。這期間的數千時日中，為了補貼家用，E 四處打零工，曾被快餐店的鐵板嚴重燙傷手臂，也曾在加油站徹夜站扛著沉重的油槍。後來，他租下 N 街地面下的店室，豎起旋轉燈招，專事各型各色的白縷烏絲；為了補貼店用，他標會籌款、晝夜兼差，髮店打烊後便騎車飆往東區高廈，換上夜班警衛制服、提燈巡戍地底一深更復一深的空蕩黑暗……

如此苦難，竟必須由美麗之人承擔——E 身上古遠的傷疤如一道幻術，我無可自拔地溺入迷戀的泥沼。我變成介於地面之上與之下的一條浮魚，游移往返於光照與闇室、夏晝與黑夜，麟鱗載返各種水氧細藻般瑣碎物事。我盡力比 E 更先一步想像且滿足其所需之物：飲水、咖啡、菸食、隱形眼鏡、拭汗潔面的濕紙巾、各色髮膠蠟泥、跨國網購的嶄新型號的刀具……同時，我將自身的品味私心偷渡進 E 的身周，量身添購手作銀飾、摘植飽豔欲滴的鮮潤盆葉、揀置澤質優雅的牛津皮鞋、輕薄寬舒的手縫襯衫、去鎖匙店複製一把住處的鑰匙塞進 E 手裡……

每項繁複或簡單的饋贈，都是我極盡所能給出的心。我想補償他，想給他所有他本應擁有卻未曾享用的精緻、安適與甜蜜。愛的朝貢無需計償，現實卻緊隨虎耽。我攢著拮据的存簿數字，低下身段、放軟聲量、日日頻繁地上網覓職，頂著烈陽逐扇捺響陌異的門牌。溽夏之末，我與某家雜誌社總編約在咖啡廳午餐，我按捺著因早起而翻絞的胃腸，對著一杯摻奶泡的冰咖啡，溫順地聽著她急切談論著企業經營的為難、文化媒體的價值所在，以及她對文學數十載不曾更易的堅定。我確實地被她強大的意志感動了，但這份感動同時也出於我對這份編輯職缺的需求。總編一邊小口撕食著鮮奶吐司，一邊承諾我，再過一段時日，我將在她統御的轄下獲取一個座標。

秋天很快地逼面，季節之神的降臨並不容抗拒。我膽怯地步入政經繁鬧的台北都心，置身巨大神祕的地下城堞：這座地底堡壘複雜且氣派，座落於一幢氣派高廈的地下二樓，面朝首都要府，兩棟政經建物彼此眼眉覷著眉眼，隔著一道圓環，暗送祕辛相繫的秋波。

且權宜稱它為 F 廈吧。樓廈之中深深疊疊地包攬了展示廳、咖啡店、會議室、停車場與眾家辦公間倉儲間。初秋十月，行路仍難，驕陽不減氣焰地炙灼著，然而燙金刻膚的日光，一入廈廣闊的玻璃門扉即被陰涼的空調攔腰斬斷。乘電梯往下沉落兩級，門啟之際，地底陰深的寒氣襲面迎接，敲打鍵盤的嗒嗒嚒嚒與咬耳低語的竊竊絲絲，彷彿聲訊雜錯的收音廣播。我踏入那片雜沓模糊的聲域，心虛地躡緊腳步、打卡入座。

朝九晚五的僵固作息，對習慣了熬夜晏起的我，於焉成為重回職場後最切身的苦行。數不清多少回，我僅花五分鐘梳洗穿衣、下樓搶一杯咖啡便橫衝過交

通燈示、攔截任一臺計程車直接跳表飆行中山南路 F 廈側門，腦海盤桓的是出門前瞥演捕捉的 E 那側臥床枕安詳如嬰的睡顏。與 E 的戀愛教我心折、服從以至於偶爾莫名地感覺酸楚，我凝視著眼前近百封的 Email 和訊息嚴厲地分心。午休時間，我擱下飯食，上樓撥打 E 的號碼，諦聽神啟般將他惺忪的菸嗓、刷牙掀被的窸窣聲響收納入囊，間或也聽見貓在旁啞鳴，討索著虛構的逗撫——我想像著 E 屈下線條優美的腰身刷牙擦臉，那光景供我倚賴度日——渡越地面下無光照無時間的漫漫闇路。

除此之外，我簡直無計可施。地面下光陰似雪，任憑如何艱難地舉步跋涉，時光遙遙，視野所及，總難以抵達那遍地陰霜的盡界。燈光慘白如翻肚之魚，網路遲緩似斷訊孤城。每逢時針抵達傍晚六點半，其他部門的同事理直氣壯、不容耽擱地收拾桌面。她們或有嗷嗷待哺的先生幼子，或有亟需照扶的年長公婆，總編特別照意下屬的家事，人情與遁辭向來曖昧難辨。地面之下，唯我無家未婚，貓不夠格成為需被看顧的理由，故理當或虛或實地多加些班、彌補早晨遲至的罪愆。

地表上的風景，經常仍是燦亮溢目的白晝光刺，枝葉如寶翠如珠鑽、懸搖高處炫耀著滿面的玉色。我從未留心記識從 T 站到 F 廈途中整排地圍繞某大型醫院茂長的植物名諱，它們滿懷欣然地沿路目送我往返地面上下。明媚薰風與闐清荒域，不過是感官的謊局。每隔一段時間，我會縮緊肩軀、乘電梯上去地面，速速經過數雙背對著我牢盯數十面監視映影的眼球，眼球的主人們幾乎已受馴為機械、不必低頭便能準確地往鐵製便當盒扒飯嚥菜。我像一條鬼魅的半影滑出警衛室後門抽菸，間或引起些許虛無的留意。大半日之內，我短暫浮出地面數回，總是去旁近的商店補充咖啡因和尼古丁、剝兩顆茶葉蛋或微波粥水、稍稍鬆綁緊縮如拳的胃。

啜著濃澀的咖啡和菸霧，往來人群容色消磨地靜默流過視線。此區居民大半屬於高齡族群，二十來名伯叔阿姨聚避在樹蔭下，甩扭鏽斑滿布的枯臂瘦臀、摹擬那曾經肉身如花的一地賸餘；一群高中生炫示還沒長成形狀的肢體、地板動作旋轉跳躍、大肆甩弄青春的水凜。其餘的，便是兩三相互攀肩持杖的行路人，多半懷抱著難言的病瘤與朽脆、朝潔白寬敞的醫院大門緩慢航去，像漂游的殘舟敗帆。

我吮著菸頭火星，將街面餽贈予我的風景大口吞吸入腹，復返身地面下。等下一次現身地表時，天光已然盡滅，臉色如流蠟的人潮拿捏著前後距離的緊迫分寸，向捷運站公車站計程車站湧流而入。階梯通往更深處的地層，列車輪輻不息；轉乘兩趟路線出站後回到 N 街，沿途拎購一串咖啡菸水，為從晝午勞碌至夜晚而難掩疲憊的 E 暫且鎮涼。E 在猶亮爍著燈招的地下室，正剪修著最末幾顆髮顛或已掩門清掃。我接過掃帚，無言地驅集磁磚與椅腳周邊累積如的落髮，貪戀地嗅辨著他或許困頓或許歡欣的吐息。髮絮灰花參差，若浪漫地或可將其想像為北方大地的半融的雪意，但對 E 而言那是日復一日毫無間斷的勞

動，那一大落髮丘，是他的店租、電費、保險、健保與雜沓難數算的日常開銷，是他無可避責的家人生計，是他全身僅僅賸餘的一管薄血，細細地可憐地逐月注入那無徑可通、無虞無憂的夢之存摺。

許多事情我還不能理解，但 E 即使不理解，卻甘心於自我獻祭。他總是供給他人很多很多，留給自己的僅是最小餘裕的溫飽。像逐日重複的儀式，從一間地下室移轉到另一間地下室，第一處地面下有 E，有我的戀人，他的真實。第二座地面下，有遠逾於職場關係的羈絆，有我扛負不起的期待，以及無可轉圜的叛逃。

35 歲的午後，恰逢最淋漓的冬雨，下午，我趕赴某家頗負盛名的書店主持一場作家對談，我邊與攝影師低語捕捉鏡頭內最體面的眾人身情，邊側眼瀏覽周遭要價不斐的珍本古籍，無法避免地想，我身在何處？年歲幾數？這一切有何意義？有何意義？

對談結束後時間也晚了，我忘了攜傘，E 騎車載著全身溼淋淋的我，去附近的連鎖咖啡店買了一塊生日蛋糕，我向店家要了數字蠟燭；點燃燭芯，我看著自己的衰老在層層甜霜上發光融淌為櫻桃色的燭淚，感受到某種置身時光巨掌中、塑膠模型兵般被擺弄捏塑的無可抗拒。

午夜，我向總編遞出辭呈，私訊中委婉簡述了我當初進入媒體的初衷與私心，並感謝她願意在我亟需機會時、慷慨看重我身為編輯的價值。諸言碎語按下送出後，整整被擱置兩日，她在想，我在等。終於，我被喚進辦公室，一場情感與編輯經驗的拔河賽於焉開演。總編堅定地自我表態、要我放下情緒再多考慮幾回。後來，我主動擾響辦公室大門，以直球之姿投述目前我給家人陪伴實在不足，並加重砝碼（即使那確切誠懇地）強調我後半生必然緊緊擁懷著的、無可退讓的寫作幻夢。

總編終究讓步了。我望著她優雅柔捲的短髮、俐落的褲裝和低跟皮鞋，望著她年屆七十依舊精密強壯的肉體與意志，隔桌坐在她面前的我顯得多麼軟弱多麼無知，我想自己一輩子都不可能成為有用的人了。

離開 F 夏那日，我最後一次步入地面下的電梯，從中陰的幽僻之角向自己密識：即使此生一事無成，或許也可以靜庸地獲得幸福。

我拖著沉重的行李箱，箱內是數十本我購得的與他人贈送的書本。喚來一臺計程車，司機閒閒地向我宣稱如今沒人看書了啦。我說有的，還是有人願意好好讀一本書。

賸餘的車程中，我一語未發。

晚春收攏最抹一影裙襬，影影綽綽面朝暖花遙放的海波中央行去了。炎夏再

度迫近、緊咬著腳根的影形不放。中午與黃昏等候垃圾車時，我套上塑膠手套、雙臂挽著地下室裡塞滿陌生髮絲的 24 公升垃圾袋，追逐清潔隊員總是或前或後多踏兩尺的油門。入夜之際，陽光貪戀地流連駐步，柏油路面蒸演著這座庶庸 C 鎮的海市蜃樓。迷你、魔幻卻困窘。我追隨鞋底日漸縮短墩胖的影子，如褪盡鱗甲的魚，僅盔上一隻口罩，循著某股不可逆的宿命的迴廊，走向光線空氣貧乏滯悶的地下室。

那裡的地面下有 E，有我們併肩抵足、牽手構築的場景模型。我不需早晨八點起床，卻日日疲憊不堪地睡到下午，收拾筆電背包去最靠近的咖啡廳寫字築稿、鎮日僅飲冰水、咖啡與茶，晚餐時喫得繁雜不定，有時自己煮飯燉湯，有時乾脆喫貓不屑一嘗的肉乾魚條；喫很多的藥，看很多的診，近午與傍晚時固定給 E 送茶水飯菜，怕他餓著瘦著累著，經常疲憊暈眩的確是我自己。除了寫字，我無法感到自己可能變成一個有用之人——廢柴與渣物，落淚的零餘者，如何能僥倖地期盼著幸福的永恆？

所謂永恆的幸福，竟然足以使我們信任真實？

我訂製一幅葛飾北齋的複製海報，好遮蔽店牆那一角水泥窟窿，碧雪湧動的浪花順道淡化了那行刺目的亮橘手漆字。我訂製一組 DIY 原木書架，E 代我組釘，工畢，擺上乾燥花、油畫、絨毛玩偶、大象雕塑、錶含木框的色鉛筆素描、數測絕版日本雜誌。其餘無冗讀的書便標上極可親的價格，久候識字人攜它們回家。

萬物皆有陰影，那是任何曲折之光都無法觸及之地，譬如密林深幽處沼澤，譬如雪片初溶後的瀰漫淡霧的城市；譬如漆黑無星的深夜裡布滿哭喊與窒息的的船難的噩夢；譬如甫出子宮便鎖著眼睛夭折的嬰兒……但我們該如何否認？否認即便是那狹窄溽濕、燈管明滅、塵髮纏身的地下密室，即使無窗、無風無陽，僅僅因為塵露還在梧桐上綠繡著鳥吟的痕花，便教我們心懷盼望，且撞見地面下有整株的黃金葛與青百合，且倚著寶特瓶緣綻放，無視時光荏苒。

## 前事

每個活過的日子都是幽靈，你想驅逐那無形體無音聲的灰影，而那魂影卻總是亦步亦趨地密隨著你，在你身後，在你因疲累而恍惚空白的片刻，前事趁隙而入，像一名狡黠靈敏的竊賊，嫻熟地竊取你原應平靜無縐的日常。

尤其在深夜。晨光放明以前。此世界無邊的曖昧與無可言詮經常地使你感到無助與驚惶。記憶的魘魅在夢中膨脹嘈雜，擠壓你的意識與肉體直至你從床上一身冷汗地悚然驚醒。

那些歷史的魑魅只屬於你。你趿上鞋出門，疾步繞走每一條無燈光無犬聲的夜巷。黎明之前，孤身搖盪，那些細闌曲弄如腦內迴褶，如一座僅有你自己清楚自何處開始啟動的迷宮，但你不知道怎麼抵達盡頭。

我待那些執迷於我的對象並不甚好，因為年輕，因為年輕而來的自私與魯莽，我總是一個喜新厭舊的惡孩，情人於我如玩具，每看見更光鮮更繽紛之物，便不計手段地攫取，耍膩了磨損了便隨手扔棄。

眾人皆物器，那鍍彩鑲珠的塑料腔體內，沒有可供握緊質問的心。我渴望的，是一顆從天而降的巨大柔軟的肉身氣球，承覆這世上不可示眾的尖銳與卑劣。

扔掉一件不再需要的物品是這麼簡單：一個脫了眼珠的布偶、一隻繡了發條的錶、一件磨穿了口袋的外套。但要將一個活生生的成人當不可回收物那樣地扔出房外，很難不沾惹些塵土，尤其當對方並不理解他對你而言已是一具巨型廢物，還以為自帶保值，事態就更麻煩些。

但人的心，這麼狹窄這麼黑暗，邪惡與憤怒使原本應藏在握在口袋裡的心思顯得可笑而單調，我輕忽了對方因不甘心而籌畫挾帶的報復之舉。若讓我們快轉些：當我投向新歡的懷抱，在新鮮的身體與房間裡歡肆笑語之同時，對方清空了我的衣櫃、書架、銀行存摺和筆電資料，不厭其煩地分頭來回跑上好幾趟（平素這人是憊懶得連電視開關都不願意起身按掉的性子哪）載去回收場，連同他的復仇一齊埋進那無名的，物的墓群。

我總是碰見某些人——他們擁抱著不知何處生出的信念，相信若要他者屈服，則必須施以暴力性的褫奪。

人們恐懼比自己更堅硬冰冷的事物，像風砂在岩礁面前屈身繞行。有時候，我感覺自己的心也成為一塊冰石，愈冰酷愈憤怒，所有我見過的受過的不得不以肉身直接衝撞抗拮的暴烈，我以為自己都記得，且以為自己有將一日必可還擊。

但後來我卻漸漸地習慣了（千真萬確是一項壞習慣）此類輪迴，每回我對他人拋擲出的傷害炸彈，最終都濺撲得我滿身血花。我低估了背叛之傷，逃亡之惡，但當我領悟到這件事情時，我已經變老，變得對一切變動與突襲格外地怯懦，寧可像貪圖泥濘安適的動物般，在一場又一場的惡風怒雨來襲時，衰弱地縮在土籬笆間，苟且地等待著那些暴雷般的拳瘀刀斫過後，短暫的無情無雨。

可能是因為這樣，那段時間裡，整整一年餘，我陷在一段註定無救的關係裡。

我以為挖空自己、裝填對方的復仇，便是最低屈的贖罪。我把自己低進泥渠裡，低進虛空裡，低進尊嚴的，吞嚥所有的忍忿與難以忍忿，僥倖地期待腐敗的血肉或能養出鮮花。

當然，我早應該看明白的：斷捨離纔是唯一法門。而我卻讓彼此痛苦地陷溺糾纏了這麼這麼長的時間。太豐滿的捨不得與恨不得，推推搡搡，最終僅僅博取到三天的寬限，我腳步匆促地搬離那間公寓，彼岸早已是修羅場的棲身之所。

收拾行李時我甚麼都放棄了，僅收了幾箱衣服和書，而我擠盡體內最終一股瘋狂的意志所搶奪到的，是貓——我不惜與對方在地板上扭打翻滾地肉搏，趁汗水滑溜的空細撲向廚房，舉起食肉性的利剪往腿肉深深刺下，同時嘶吼著同歸於盡等等瘋話。最終，對方也許怕了，或者只是累了，揮揮手便讓我帶走了貓。

我以為這是此生最終一次，為了自己無法割捨的私心而強施的豪奪。

所有的前事，都是一個個不值得再記述的壞夢。然而，當我醒來，在意識的虛造與伸手不見指掌的無光現實之間，一線與一切，結算起來，不過是幾行虛字的後見之明。

我是情感的難民，現實的餘孽者。幾箱書和衣服，母親給的被褥，一隻無憂無識玳瑁貓，我待在八坪大的套房裡，間間斷斷地昏睡過去，夢裡充滿菸味、昏蔭的晚午的光線、陌生且面色不善的鄰人。一或兩小時醒來，醒時便一隻隻地拆紙箱，摺疊綑好，送去樓下旁邊做回收的一家人門前。我去了熟悉的百貨賣場，扛著兩大袋衣架、沐浴乳、牙刷牙膏、肥皂、湯鍋與衛生紙，一級級攀上五樓，鎖門，物件一一擺置定位後，打開電視，深夜的螢幕無聲閃爍，我僅僅是需要一點光，足以使我望著貓靜臥床沿的輪廓，直到睡著，以為此後已然是餘生。

無知並不是罪，不過是通往罪的路徑。我練習不去怨懟，無所欲求，割除罣礙。但我依舊不明白事態如何地演變至此。我搞砸了許多，但即使我沒有做，未必也能如計畫般邁向幸福的椰影大道。不過，或許終究有一點點的可能性吧？

多想無用，一切已成死局，我被大量的想像力折磨，加倍地服藥卻也夜不成眠。炎夏炙髮，滿頭久沒裁理的雜草像要在烈日下灼燒起來。方圓兩公里內的髮型店，我尋到 E，他快速將我的一頭狂暴調理完畢，建議找時間將髮色染齊。我聽話地去了藥妝店，揀了一隻接近蒼穹中高懸火血輪的顏色染了個遍。

像太陽底下一顆淌血心臟。

大概僅隔了一兩個晚上，我們隨意地約了去 KTV。尚待整頓的衣櫥沒多少選擇，我拖出一件胸口印著 Shakespeare 頭像的白色 T 恤，衣緣裸出大腿和膝蓋，彷彿有幾分無知的性感。劇作家憂愁的鼻尖前懸著一行草寫的名言——**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他褪下工作時的口罩，坦白出一張清秀白皙如少女的臉龐。我們唱了整晚的歌，一支又一支激昂催淚的情歌，一瓶又一瓶冰透凝露的啤酒，一根又一根燒熱指節的濃菸，**To be or not to be**？最後，或許是 Shakespeare 說服了他，回到我的房間，迅速地褪去衣物，豪無愧赧地裸身擁抱。

剛開始，E 堅持戴套纔能碰我，直到我去附近檢驗所化驗、數據結果顯示血液腔體皆乾淨無疵，E 纔願意真正地深入我；而我從頭到尾毫無怨懟有求必應，像一個有戲唱便登臺的三流戲子——E 是如此與眾不同，他謹慎，務實，俊俏而不花俏，世俗而不流俗，口眼耳鼻皆新鮮得教我慌了手腳冷靜應對，反其道地一廂情願為他癡狂。我一向習慣唆教他人求全，這回竟主動坐入一把忍耐的冰椅，盡責地飾演塔裡一名癡面癡心女子。

E 在的時候，他的手機總是響著，我總是轉開視線：無見證處，無罣礙故，無有貪嗔。然而，我們徹底地心照不宣，像兩面互相對視的鏡子，彼此眼中映出萬千玻璃碎片。那些他選擇留下陪我的深夜，猖狂而甜蜜的私訊者頻繁掀動他的手機提示。誰都是知情者，誰也都不願說破。

E 說，再給他兩個月，他會給我一個滿意的答案。眼前，他得小心翼翼地處理女友的暴躁與疑心。他要保留餘地，以免落得感情詐欺的惡名（換言之——劈腿而已）。出於男性的倨傲與尊嚴，E 巧妙地閃避一切可能的差錯，最重要的是切莫遺留罪證，最大的罪證卻莫過於我；E 和女友見面那天必關手機，直到送那女的（我在 E 面前這樣稱呼「她」，好壓抑我暗藏的不滿與不屑）回家之後，E 纔開機撥 LINE 問「妳在哪裡，我去找妳」，我按下通話鍵，語氣溫和嗓音輕巧，力持無為且淡定，即便我在 E 失聯的十多個鐘頭裡，心碎近狂，血凝了痂又裂了。

然而，某一方面，我與 E 的狡黠確然無甚分別——如果可以，誰不願意做愛裡的良民？因故，唯獨這回我萬分地自矜自抑，一邊是面子一邊是裡子，我貪心地都想要，一再告誡自己無論如何要冷靜。冷靜。冷靜。即便當我們正翻騰於床畔親熱之際，手機大響教人不得不接，我倚著 E 的肩頭，斷續聽見那女的大嚷大喊地拷東問西，緊勒般的窒息感襲上心口與胃口——那是我最接近放棄的時刻——但我仍舊等著，等 E 掛斷電話後因複雜交織的歉疚感和罪惡感、滿面

不快沉默不語地抽菸，而我僅僅從背後安靜但清楚擁抱他。

我始終在忍耐：按捺著不翻察惱人的訊息軟體，不竊聽通話中洩漏的片段詞語——就算——就算我確切無疑置身嫉妒阿鼻，遍身被滾燙耀眼如鋪天火漿的憤怒澆灌腐蝕，感覺連僅剩的尊嚴也將銷沒殆盡——但一想及那好不容易再度獲得的愛與被愛，好不容易握進手心的溫熱的自由，好不容易從一個又一個恐怖主義般的「家」出逃的狼狽，我不想要棄守城垛，不許一切終究徒勞。

於是我選擇等待——不抱半點希望地為愛情愚忠。沒有期盼，便無破滅；刮除強求執念，不許比過往更傷心——但傷心卻總是難免：E不在時，我幻想他與那女的雲雨纏綿，孤身在房內抽上整晚的菸，為了捕捉一則訊息或一通來電；我幾乎發狂，因過度地寂寞而丟失了睡覺的辦法。拿完雙倍的安眠藥，我在深夜人煙零落的市井裡獨自晃蕩，無主幽魂般掙扎於極樂和極苦、恍惚和清醒之間，腳步飄飄地尋找有燈火的所在，囫圇吞下麵條湯水，又藏進暗巷嘔吐殆盡。

凡此種種，有如一本金流曖昧的帳簿，我記寫得仔細卻不願意算計。我心懷所愛，事態既已如此便隨他如此。E並非不顧情義之人，我的一切辛苦犧牲退讓吞忍，從戒酒斷藥以至捨棄清涼的細肩帶短裙，加以日常起居的細節照料，他決意與她徹底決絕，並向我起誓：從此一心向我，絕無分毫貳心。

我自此置身於無限的寵溺之中，舉手投足都獲得滿口讚賞。他邊讚美邊摩挲我滑膩膚理，要我辭去工作致志寫作。當我擺盪於躁與鬱之間，對自己感到乏味無力或嚴厲貶抑時，E總是張開雙臂擁抱我，說我是最好的那一個，足以與全宇宙匹敵。

逼近現在的時刻，我們終於共築一座小巢，巢內有窗有櫥有水有蜜，有一頭撒嬌玳瑁貓、兩缸彩燦發光的斑斕游魚、搖搖欲墜的仿木書架、填充了咖啡渣的仙人掌、沙漠玫瑰與貓小麥草，有貼滿海報明信片地圖的水泥牆面，以及一張足夠兩人併肩挨坐的書桌、一張被單皺褶間永遠沾黏貓毛的雙人掀床。

我想這大概就是家了：明亮乾淨，遮風擋雨，此即足矣。我一直不是物質上的貪婪者，並爛熟於知足與苟安。

後來，發生的事情太快太多細項，事件輪廓雖然清晰，具體經過卻總是曖昧不明——誰在甚麼時間說了甚麼話，誰曾經提起誰誰對誰的影響——只能大致歸類、分裝入意識的抽屜：第一抽是E輝煌的童年與荒唐的少年；第二抽是難捱的入伍服役與學徒生活；第三抽是E挫敗與甜美並存的昔日羅曼史；第四抽是

E 對家人一言難盡的歉疚情愫；第五抽是我們充滿柴米貓鳴的婚姻生活，第六抽是……我倉促忙於製造更多的抽屜，將一切瑣碎歸類放置——我想往前走，走得永遠不必回頭，回望身後荒蕪戰火廢墟成鎖。

前事舊釁並不值得重溯爬梳，那些我私心以為早該滅絕的人與事，頻繁且滿懷惡意地侵入我空蕩的睡眠——鬧擾我、恐嚇我、責備我、獵捕我。在夢的荒原上，無路可退無處可去之下，僅能雙掌掩面抱頭大叫，或想辦法快快地攀窗而逃。但無論崩潰抑或逃亡，即使那迫人的高壓教我一身冷汗驚坐起，抽菸醒神時仍舊長長地沉浮於恍惚狀態，甚至鎮日無法擺脫夢魘的催眠。

唯有夢，唯有意識的土坷，是大批堆疊的藥片與勉強的自我建設皆無法摧毀的戰壕火光。我們耗盡一生，與虛無為讎，至死而方休。

許多時候，我對或熟識或陌生的對象微笑地坦白出生年次，次次總換來「好年輕！」的幽幽嘆語。我不明白：究竟是其他人愈來愈衰老，或者我真還未老到無可轉圜。

在我對時間的體覺中，自己距離年輕的自己很久很遠了，遠得像冰山深處凍結成霜的一頭猛瑪象，久得再也不堪熬夜與烈酒的拷問。但我還揣著一兩個故事、一小抽屜的記憶、半截不知不識的人生；只是，我心知還不到說出口的時候。於是我寫字——那些最不堪最低端最笨拙最粗俗的拉扯，經歷過行文的邏輯和詞彙的揀選，可能也就接近了原諒。

也有任憑如何自我寬慰，卻怎麼樣也無法翻坎看淡的許多人事。每逢誰粗聲粗氣地重提過往或滿懷好奇地探問，我總官方性地答覆：祝他快樂幸。但在我內心的暗角，其實無時不祈禱著那人從此潦倒窮途，乏人愛顧。我知道他們多麼軟弱，軟弱得近似殘酷。他們的名字是我的夢魘，前事若要不了卻，除非前人皆殆滅死盡。

但我無計可施。

我想，最佳的遺忘法是覆蓋，密集而頻繁地，故作炫耀姿態地，在社群媒體上密集發表光鮮甜美的出遊照片，愈是如此愈彷彿凸顯了某種刻意的掩埋。眾人皆知，你掘土掩埋的是哪具屍首名姓，而你心中的死者雙目未暝、肌澤飽滿，使你錯覺過往一切雖死猶生，像百足之蟲抵抗僵亡。

任何一座葬身之塚，表面看起來總是不顯眼而無害的，唯獨每遇季節交替，那吸滿記憶血肉的土壤便累累地繁衍抽拔為菓林，一筆筆枝梢累累懸垂著鮮美的

果實，飽含前事未了的基因。前事之果，是詛咒也是公理，食者將不可迴避地擔受輪迴報應，過程中隱喻著某種歪斜的正義。果肉內裡，臟骨具全，如罪衍累累的轉世舍利，誘引無知的渴腹者，任憑如何告誡，卻還是因飢餓難耐而輕率地摘食。

僅僅觸吮一吋，便永遠無路超生。

## 盲柳凋落的房間

「盲柳是什麼？」友人問。

「某一種柳樹。」她說。「沾到盲柳花粉的小蠅飛進耳朵裡，讓女人睡著。」

——村上春樹，〈隨盲柳入眠的女人〉

你知道，若是徹夜不使自己落入睡眠的陷阱，就能見證日光的雛形嗎？凌晨五時二十六分的天色，甫起始是一層細密薄軟的赤櫻桃泡沫，匿在整牆雲翳的背面，僅透露一抹白晝將臨的預感；爾後，光線敏捷地轉換形影，注入雲體的一萬枚孔洞，如細雨般極輕且靜地篩落至空氣中，隨即蒸發於無形？

凌晨六點的天光，與十四分鐘前的情態全然地迥異。輕描淡抹的粉桃與胭脂，轉眼間便大放蒼光，半剔透的白金岩漿從穹空澆瀝，淹沒每一道可竄身可逃逸的路徑：窗紗的縫孔，街衢的轉角，人行道的窄閘，冰塊相互撞擊的波紋、其內挾藏的瑣碎氣泡……

安眠是雪白、抗憂鬱是櫻花紅、抗躁是春霧藍……藥片捧在手心，初初點算約八九顆——喫了還是忘了？不大能記得清楚了。失眠者有其內省性濃厚的獨身主義，房內萬物俱眠去，唯我與黑暗獨醒，直抵黎明到臨。一個清醒而完整的黑夜，是一場至福的拷問，嚴厲地檢驗著肩頸和臂腰的肌肉承耐力，連被豐厚肉體包覆住的骨頭也痠疼無依，那疼因孤獨的喜悅而直直搗進身體裡，成為失眠者內裡一顆頑固的核，所有精妙的手術欲剖而取之，亦無計可施。

早晨七時零九分，貓彷彿該睏了，倚在棉麻料子的被毯上，依傍著柔軟的皺褶起伏同樣柔軟的腹部；戀人在枕榻上輕微地擰響著鼻息，規律浮動的鼾聲泳進耳朵，胸口湧上一股奇異的安定，如同生活自身所具備的無可搖撼的強大，那是現實世界的強悍，晝夜不分地同時征服並寬慰著我們的肉體與心。

熬一個夜，像煲一碗湯，得細細地慢慢地守在火源旁，從蒸氣的濕潤和成分，酌判定湯與火的交融擁滾，是否已抵達熟潤的和諧。熟透的夜流溢著甜美的微光，

那柔弱的光來自窗外不透徹的街燈、房間裡的青藍月球夜燈、手機螢幕的細瑣訊息通知，映照著我蒼白疲憊的眼球。瞳孔微妙地因應著光的聚攏潑散而縮放，幾不可辨的異動在體內發生，然而，那亦是精神性的搖晃。

房內飄揚著盲柳的花粉，細小的粉末溶解於 Rachmaninoff 的琴域裡。胃液吸收的藥性開始高揚，高德跨越了十九和二十世紀。我將自己取代村上春樹小說裡、那名夜復一夜和盲柳同眠的女人，我想像那並非蛰刺的蜂，而是殼紋舒緩如貝類的、無害的金龜蟲，溫和地嚙咬我的腎經、子宮、太陽穴。

戀人挪了挪身子，肩腰向右扭轉四十度後，又復奏起提琴般的小鼾。我跪在床畔，臉趨近他的臉仔細凝視，從光潔無瑕的前額、山根，微微顫動的密而長的睫毛、薄透如魚鱗的嘴唇，確認他並未醒來，悄悄地吁了一口氣，又回到桌前敲打鍵盤。

時間開始像田徑手一般迅捷地飛跑起來，很快地，陽光普照，肆無忌憚地從玻璃窗片步步侵攻入室內。我看見，盲柳開始凋落了，空氣中每一處皆浮游著不可見的枯碎，不需多久，虛弱柳葉便會如緩慢的漲潮，一片皆一片地萎落於地面。待貓醒來，豐嫩的毛掌將踩過遍地死去的盲柳，死僅僅是死本身，疼痛亦拮据且無聲。

我跣進一下便穿舊了的紅木屐，低頭端詳光裸的雙腳，晨光清亮堅硬，如剛曬徹的海鹽，將豔紅蔻丹之間數道未能完整密合的空隙微妙地注滿。我數到九，準備出門，手伸進包包再揀撈一次：手機，鑰匙，皮夾，香菸。

我正要去街上，我已經在街上。街上有光，人聲鼎沸，我朝市場走去，青翠欲滴的帶根蔬菜、渾圓殷紅如烈焰的番石榴和紅椒、金蜜流淌直抵鼻腔的鳳梨和榴槤、通體灰綠發亮的九孔和活蝦，一下子警醒了我方纔沉浸於夜闇的感官。我跣過洋溢活蹦亂跳血肉之軀的潮濕衢道，事物的複雜與具體將我昏昧的意識拉拔回現世道。無邪的物質。泛靈的啟示。

我稍後便會離街返回，當我回去時，戀人與貓依舊在盲柳枯亡的房裡安憩。貓不動戀人亦不動，是統御棉絮麻織一方嶺地的兩座明王。而此刻，我把裝滿食物米水的紅白條紋塑料袋轉移到手肘，將鑰匙的尖端插進鎖孔，轉動金屬齒輪之際，我想著世上依舊存在著不容許被攪亂的靜謐，想著烤箱裡抹了果醬的猶溫的吐司，想著貓步踏越的晝夜的神祕界線，想著時光之間的中陰地段，在彼處，盲柳於夜的肺部靜默地吐息，傳遞使人熟睡的粉末，隨後與黎明同時凋亡。

夢中人

端詳 E 的睡顏，已變成我身為夜行動物的癖好。白皙的臉頰泛盪著呼吸的潮紅，那紅染進雙頰和額鼻、以及每一枚微小凹陷的孔痕。線條優雅的肩膀和背脊輕悄地掀動，像不動聲色的櫻光，兀自抬額觀望，復攏低頸項、將身驅蜷進黑恬的涼褥。

睡著的 E 是一尾寧靜鳥，不喋不嘈，不重複粗心的口誤和質地粗糙的語彙——那不是他的錯，我當初甚至因此而愛他，因他理直氣壯地擊破了我困囚半生的精美的語言水晶宮殿——他從最細小最基本的現實裡蹣跚現身，如一匹充滿野性的精實小馬，舉蹄踏碎我所有自造的苦水滿溢的自溺缸殼。

每每是凌晨，多夢與淺眠使我反覆地一兩個鐘頭便醒來，恍惚地起身蹲踞馬桶，甚至就靠著床畔的書桌，一隻接一隻地吞著菸，意識迷離地漂游於清醒和昏寐的一座又一座島之海域。

.

人皆孤島，Everyone is an island。這句話我曾對 E 說過，當時我們併肩望著窗外煙灰色的巷夜，捻熄火燼微弱的菸頭，此時我說，並仰開眼睫凝望他清秀的側臉，煙霧裊裊環繞他的鼻唇周畔，像一場極短的仲夏的晚霧。E 對我的陳述表示反對，他覺得兩個人如果真心相愛，彼此就能是一座四季常夏的玫瑰園。經常，我並不真正曉得，自己謹慎且精心調配過的詞彙，暗示，憂傷，E 究竟能理解多少？然而這真的重要嗎？我原本就想逃離那座人人開口便是文學瑣事作家八卦創作盛事的囚籠，在那之中，我是一頭軟弱而寂寞的獸，飢餓著柵欄之外那屬於真實世界的——油煙，陣雨，陰雲，疼痛，曝曬——我渴望著顏色與氣味，衝撞語災難，敗壞與和諧，譬如：透明塑膠盒裡切面爛金的榴槿；清晨市場兩旁嬌聲喚賣假玉偽珠的女子；靜靜地將乏人問津的手烤餅乾排列整齊的少年；身手矯捷如俠客的販瓜人不間斷地刀起蒂落；肉販熟諳地掄著大刀剝骨剝皮，圍裙被獸之血肉染成晚霞般的薔薇粉……當工作已教我從視字如金箔逐漸墮落為以字為煉獄，我從城市繁複善變的微血管的迷宮中脫身，喘氣，點上一隻菸將消極的抗議吐向黃昏的虛空。

設計機巧的語言四布陷阱，緊緊咬縛我的心智、搜刮我的肉身。我是一片匍匐於龜裂河道的瘦苔，枯待著降世的暴雨，讓赤貧的毛細孔徹底接納遺忘的受洗，藉此短暫地握住真實的汗滴，那溫熱無須言語，當下即證真理。

.

遇見 E 時，我感覺自己身不由己地墜入祕教的深河，眾物之深淵——每晚，我為 E 調試水溫、持握肥皂摩擦出奶油般泡沫、逐吋擦摩的 E 的雪肌黑髮。擦乾

身軀水珠、草草抹過濕髮後的 E，像一頭歡快的幼犬跳進鬆舊的短褲，自得地滾上方方甫撫整過的水青色床單。我靠近他，他半闔眼瞼著將我攬進臂懷，纖長的睫毛如承受水露的花瓣柔軟顫動。我像展開一張美麗的異國的地圖般展開 E，指認那寬闊靜謐的恆河（和緩堅實的肩臂線條）、微微聳起的撒哈拉丘陵（海市蜃樓般精美誘人的胸膛）、神祕濕潤的黝黑雨林（胯谷間隱身待勃騰的沉默的獸）、古老金字塔的咒術入口（那毛絨柔軟的櫻花色幽門）……

逐夜，我展讀 E 肉身上的城垛、丘陵、衛河、肌表上無形色的茸毛暗喻著蜒曲的國界，繁嫩似異國嬰兒語的蕾蒂在親吻下綻放……E 的肉身是我的巴別之塔，我攀爬他、闡釋他、要素他、翻轉他，從他栗色雙目深處，逼視那狂熾嬌豔的華光之核。

然而，真正教我傾心以待者，是 E 以美好肉體勤懇揮汗的勞動風景。日復一日，每日八個鐘頭，在那光照微弱的地下室的小剪髮間，E 手持各式各樣光磨刃器，剷除上百顆頭顱頂端的雜草野蔓，手起髮落的伶俐優雅，那身態仿若年少貌美的 Arhat，要以無上銳利法器斷盡三界煩惱絲，滅惑渡眾，捨涅槃而不入。

.

真實——這虛惑耍弄我心的我所困頓慾望渴求追問的一切，在 E 的世界裡，我終於獲得了無需語言的解答——他獨力以雙手創世，此般風景入世近乎神聖，如同證成了某種諦，蛻除長久困纏我心的一切繁苦。金秋午後，我獨身赴鎖店打了一把鑰匙，幼稚地鍊上娃娃機裡撈來的一頭布製小鹿，汗涔涔地遞入 E 的掌心。我說：這是我的心，現在我將心交給你。

E 收下了我的心。我們喘咻似火地索問著彼此的唇澤。我恍若潛入至福的水底，歡愉地掏出心肺臟腑，不計後果地盡數交付出去。面對我慷慨沉甸如鐵牢金鎖的愛，E 依順地入籠為囚，時光在夜夜重複的擁抱和言諾之間快速地流過，流至一個如深湖冰寒的冬日早晨，滿天空的雨是一頭性急的孔雀，疾猛地欲擺落所有水晶羽尾，將冰色的毛水潑向行路人的臉額肩頭。E 和我裹著厚重的毛呢大衣，在區公所紙製的桃紅色愛心立牌前領了一份誓約，怯生生地簽了名，拿出數位相機合照，再一度親吻，彷彿就此簡單地完成了一生。

多產而細節肥沃的夢這輩子總是困擾著我。自三四歲有記憶以來，我便不斷地不斷地置身於夢。險峻的噩夢有時使我似足陷流砂，有時則不耐煩地將我從那虛離的底層推向現實的表面。

服藥後的凌晨，我一次又一次地醒來，從各類或離奇或悲楚的夢中掙扎坐起，轉臉便望見 E 熟睡如幼鸚的臉，我總是點燃一隻菸，邊吞吐霧裊邊仔細端詳 E

的睡顏：微擰的白皙眉心、櫻瓣般的薄唇、高聳筆直的鼻樑、纖長的睫毛輕俏顫動，洩漏著步經黑甜之鄉的細碎顛簸——E 約莫也正辛勤地在我無從知曉的廣袤的夢域上徒步跋涉吧？像他每天每晚絲毫不懈怠地旋著勞動的舞步那樣吧？——我端詳著他的側臉，暗自揣摩。

E 常睡眠惺忪的對我喃喃，說他又夢見了我（我們）。在他的夢裡，我總扮演著無心無情的背叛者；在陌途的火車上，在嘈雜的餐廳裡，在各類水淹雷劈的天難之中，E 或緊拽著我拚命地逃生，或眼看我與不認識的男子調情媚笑，或聽我轉述我如何在車廂的廁所間被男人蠱惑而失身。E 總是倉皇而盛怒的，四處尋找那侵犯他妻的讎敵，或手足無措地默望著我坐進陌生男子的車輛頭也不回地離開。

我帶給 E 無數滿溢恐懼與絕望的噩夢，我是他的 Lilith，是他伸長手臂用盡力氣而無能觸及的女夢魘。而我無從解釋的是：縱使在晝日裡我處處想著 E，E 卻絕少在我的夢中現身——我的夢中人不是我的枕邊人，這教我困惑而湧昇巨大的罪惡感——我夢見曾是同事的 D 向我求愛，而我在夢中嚙著心和眼淚，想著不在場的 E 拒絕了已有妻室的 D；我夢見曾糾結苦楚多年的 T 再度前來，威脅我、暴打我、惡罵我，我卻仍困在 T 的情緒牢籠裡，夢中甚至並不存在著 E；我夢見 Z，那個我曾為之神迷心醉的港來少年，我們匆匆擦身，一秒半鐘內我無限延長地凝視他無波紋無情意的紅潤側顏，如空心的薔薇綻放在陰暗的夜街。

我夢見自己變形重回年輕時那個粗糙而懦弱的女孩；我夢見自己一刀一刀刺進陌生男子的動脈；我夢見不存在的年幼的妹妹聲聲哭喚姊姊救我；我夢見自己從淹上膝腿的大水中緊抱一籠子骨瘦如柴的小貓；我夢見顏狀繽紛如水晶琉璃的魚群；我夢見大雪的小鎮亮著書店的夜燈；我夢見寫著陌生文字的站牌從火車窗前快速地劃過；我夢見死，血，耳語，日常的無盡切割與延長，瘋癲失序的時光碎片。

縱使我如此眷戀著 E，面對沉默且狡猾的潛意識亦無力回天。少有的幾次，E 珍稀地出現在我夢中，美貌寡言一如往常。夢裡，我們在素常睡慣了的床榻上緊密地貼合，激情而赤裸地相擁與交合——夢中我想要 E，想得喉嚨乾渴頭腦發熱，即使在夢裡 E 深切地進入我，而軀殼內的我是沙漠，無論吸吮多少熱汗或眼淚，依舊一片虛無風景。

肉體難免破敗：衰頹色馳，弱老病死。我們所切膚愛惜的戀人的美麗肉身，終歸是時間的玩笑一場。而愛情豈能逃過此劫？頻繁惱人的睡眠中斷，教我心緒焦慮、肌骨疼痛；我是睡眠的棄子、黎明之前的守墓員。我搖晃著意識與深夢的鐵柵欄，從闇黑石壁般的窄隙勉強脫身。周身筋骨像一條重複擰擦的破布，直至榨盡最後一滴、潰敗的意志。

翻來覆去兩三鐘頭後，最後我向失眠舉起白幟，屈身降敵。天色將白的清晨六點鐘，E 正神色安甜地輕微鼾著鼻息，線條凹凸的眼窩鼻樑，如礦石深處的青嫩玉脈，隱隱地向我指出某條無可歧異的安全的密徑。

我緊握著 E 醒來準備上班前的短短數個鐘頭，半恍惚半拚命地寫。有時嘔心構篇，思索著句與字之間的邏輯、線索、關聯、系統。但更多時候，任憑語言飄盪在十指滑行的雪地之上，那般白的無暇的嶄新世界正向我開啟，我貪婪地憑依放蕩的思路，建造一座又一座殘肢四散的 Babel：紙摺的地基、墨水塗裝的飾邊、

我以為，假設我能敢於挖掘己身之瘡、剖心自答，便能窺見那較我現今擁有的、更深刻更豐滿更教人傾心不移的——永恆的真實。然而，夢的殘餘常在意想不到的時刻，粗暴地伸長枯臂，鎖窒我原應如清風流琴的思緒：思想，語言。語言，思想。我以骨肌為柴，點燃情感的強光，使遍體傷灼火燙，教瞽者再度目盲。

我愈來愈頻繁地胡思亂想：從偶然閃陷腦海的猜想，逐漸趨向為某個壯大的結論（即便我亦將那論點暫且擱置於虛空）。面對 E 的要求、寵愛、怒意與怨言，我不得不低聲下氣以求和平，低如塵埃裡飄散的貓毛，卑微而謹慎——畢竟當初是我先追求 E，但 E 加倍地回報我以溫柔的寵愛，堅篤地餽贈我幾乎無法再想及的許諾：公證儀式。嵌著赫基蒙水晶的手工鍛銀戒指。晚春四月，我們踩著新爍爍的皮鞋，迢迢地踏進泥河邊某廢墟，在小蟹與無人的廢舟的凝視下，攝下乳與蜜的身影。

E 向我求婚的那夜，我伏在他溫熱的胸膛上，竊聽如琴鍵穩定吟唱的心臟的搏動——是再尋常不過的一個周末的晚上，我們照常地進飯、談天、沐浴後倒在涼軟的床舖上小憩。E 突然對我說，他覺得我很好，好得讓他想娶我為妻。我稍微默怔了幾秒，E 說好不好，我們結婚吧。我記得自己再次習慣性地動用比喻：婚姻之後，行路尤難，難如阿鼻地獄，我經歷過一個煉獄，我不需要第二

個。

我滿心恐懼可能再度搬演的噩夢戲碼，E 並沒有給我。E 僅務實而坦誠地給予他曾應許的生活：簡單健康，平安無憂。因故，當城市間庸碌諸眾正引頸盼打卡下班的周間黃昏，我得以安坐咖啡廳或我們小小的家中，心無旁騖地寫著字。也許這一切便是一場大夢。置身兩個純金熔岩冶煉的仲夏之間的日常之幻夢。

.

至少現在，我還享用著 E 單手為我織造的甜美夢繭，也許我還可以一直夢著，直到春天來臨，在另一個夢裡親眼見證並向 E 一一地指認：看——有人褪下蟬衣，棄世絕塵而去；有人破繭成蝶，一展翼便撩動一株闇夜白曇。

## 在市場

我曾嘗試描繪市場的諸多瑣事，但市場之於生活本身的種種細瑣，如同一座無窮盡的迷宮，它沒有起始，亦無所謂盡頭，如同一項萬有的隱喻：鐵皮屋外沿的蔬果攤，鎮列出當季的甜瓜或柑橘，攤子背後散落摘除的菜葉果蒂，屋簷下冷氣徐徐的肉舖子，碧綠或赤紅的塑膠布之上，肉販正聳動著渾身的肌塊，高舉巨刃復閃電也似落下，碩腥的雞頭應刀而斷，我們看他用同一把大刀的刀尖俐落地分切胸、翅、腿、頸，俐落地挑剔出整副雞架子，主婦們爭先湧上搶架子，戰利品進了廚房可以熬高湯，熬出來的一鍋清清湯水可以替任何食材增添無限鮮美。那是骨與水的魔法幻技，我們大可賣弄玄虛，卻難以參透有無。

關於市場的好處是舉不完的。曾有一陣子，為了替貓咪阿醜烹製鮮食，我每天早上十點鐘起床，草草洗臉套衫，素著一張乾得不能再澀的臉，十點過半左右抵達市場，就為了尋一攤肉色白皙晶瑩的溫體雞肉，買上兩條去皮去骨新鮮雞胸肉，沿途經過本地黃牛肉現切生魚片，閃躲迎面撞來的豬肢，提防魚販在周圍地面布置的滑溜的陷阱，好幾隻籃子裡橫躺著一息尚存的白帶魚或其他我不認識的魚種，一呼一滅地微微掀動銀藍色的鰓片。

雞胸肉回家丟進滾水，煮透後放涼，涼了再撕成一貓口一貓口的塊狀，將貓的食碗盛上三分滿，阿醜聞香尋來，嗅了嗅便埋頭咀嚼那豐富的蛋白質和膳食纖維。任務達陣，完美無缺。

一如所有表面看起來繁華之物，市場的壞處畢竟也是有的，且無所不在——我們不會知道那灑了水的大白菜萵苣高山高麗菜空心菜到底曝曬又冷藏了幾次？那通體剔透不動如佛的鱗身究竟冷凍又化冰了幾回？溫體迥異於現宰，那鼓溫

挾在汗和雨和烈陽之間，掖得濕潤黏滑，手指一戳即癱軟下來，觸感像一灘滑膩的泥淖，全無肉體的堅實。時間在此是騙子的夸夸，特別如我這樣未迄中年熟齡的女子，太容易便陷入攤販的口舌陷阱，事後發覺多費了幾十元而自懊自責，痛悔耳根軟不當初。

市場裡多得是來路不明的物件：衣服一件八十一百地賣，或有執大聲公嚷嚷著原價兩千賠本折半者，說是百貨公司出清也不知道是 SOGO 還是微風抑或大遠百，但逛得多翻得深了，也會驚豔於埋藏於盜版名牌與俗豔成衣底下的某件復古老襯衫，領口綴著精細的刺繡，鈕釦是今所未見的典雅樣式。或是偶然抽出一條花色素雅的古著長裙，一只繡珠完整的八〇年代手拿包……這樣的機運稀少而神聖，可遇而不可求，心底不禁地升起僥倖之念：這股幸運，該是受市場之神眷看著吧？

後來，因為睡眠時間紊亂，若非睡 3 小時就倏然睜眼醒來，就是長睡 12 小時纔昏昏起身。若有恰恰好不多不少睡足 6 小時的一日，早晨陽光蒸篩窗奩，率先浮現的念緒便是去市場一趟。

晨光正豔，我跟著木屐往市場尾端某一小攤位走去，攤約一坪半，一張洗頭椅一張剪髮椅一座鏡櫃便已滿溢，牆上空白處端端正正地一張手寫字招牌：「40 年經驗！修腳 200，去腳皮 300，洗頭 200，燙髮 500，保證亮麗！」我身段委婉地坐進靠隔間的粉紅塑膠椅，輕聲輕氣地喊：「老闆娘，我要修腳。」戴著一頂手編寬邊帽的老闆娘以墩實的背影應聲：「好，稍等一下！」隨即背對著我，熟練地撈過一隻盛滿熱水的臉盆。我將光裸的雙腳慢慢浸入水中，熱氣從腳底蒸繞上升，僵冷的肩頸稍稍放鬆了幾吋。老闆娘俐落地從瓶罐幾乎溢出的櫃中抽出磨銼剪刮等工具，抓過一隻腳開始修修搓搓，「這邊有繭，是走太多路，姿勢不對，不然妳皮膚其實好薄耶！」我溫順地領首，微闔眼瞼，再張眼時已要擦指甲油，我嫌紫色太俗，綠色太怪，總是選安全的淺色系：粉橘，珠光粉紅，貝殼白。修整後的腳面光嫩如水，我踱回被磨損得色澤斑舊的紅繩木屐，輕輕盈盈幾乎足不沾地，打道回府。

緊鄰修足攤者，是一家僅約一坪的袖珍咖啡店，名字爽快地就取做「市場咖啡」。那空間之狹窄短小，僅供一臺義式全自動咖啡機容身，老闆不知哪來的辦法，竟還擠擠搓搓地塞進了一桌兩椅，尺寸如兒童安全座椅，臀圍超過 30 吋者若坐上便要滑到地面去了，卻常見早起嗑咖啡的叔爺們岸然端坐其上，巍巍然如大佛般低眉慈目，啜飲眼前一盅燙喉黑水。

每逢颱風天，去市場最能感到某種奇異的得意，彷彿空城的台北邊區，踩著嗑嗑價響的舊跟鞋，如女王君臨城池那樣地駕臨幾乎杳無人影的市場。菜販百無

聊賴地蹲在板凳上嗑瓜子，菜價漲得他們一臉無力回天。整雙小腿飛龍舞鳳的男人抽著菸，乜著眼看顧身後的三四排雜貨五金。肉販不持斷骨刀而啣穿腸酒，肉倒是不降不漲地一樣貴，更稱了其漫天喊價的心思。我摸摸口袋裡愈見拮据的持家金，購物慾節節逼仄後退至浸著雨水的小腿，僅僅想買一顆鮮脆欲滴的高麗菜，入眼者盡是殘根弱葉，索價竟逾兩百！

市場裡外走了一遭，實在狠不下心，一轉腳跟邁向街口的大型生鮮超市，那裏空調清涼價格透明，不去思索誰剝削了誰而誰又站在誰的血汗泥濘之上此類公理正義總總瑣碎問題，便能愉快乾淨地推著購物車一區區地溜逛，車籃內依序置入一袋 39 元雪白菇、一盒 99 元雪花牛、三根 50 元有機紅蘿蔔、一顆 10 元本地小農紅洋蔥；再配一疊起司片與日式咖哩，回去後洗手滌足順便淘米煮飯，將紅蘿蔔切塊一併放進墊子鍋炊軟——開炒鍋，灑幾縷橄欖油翻炒菇、肉片、洋蔥，至半熟處傾入數匙清水，水滾即放入幾塊咖哩與蒸透的蘿蔔，攪拌至湯汁濃稠均勻、香氣馥郁撲鼻，前後不需十五分鐘，一鍋香噴噴熱騰騰的牛肉咖哩便大方上桌。

窗外風雨交加，植株窸窣傾軋，屋內則是一片溫暖和平，連鎖超市終為我輩的果腹之道，朵頤之地，淌乳與蜜，滿地碎骨爛泥、喊價貪心無度的傳統菜市怎堪與之匹敵？我不願也不甘願將傳統市場想作務農人的密友——盤商、菜市、農會聯手撥算，哪方能不被剝去幾層皮肉？講究情義的狼犬終究滌不去狼性基因。我不信任人愁苦時的哭臉，也不輕信搏交時的笑顏。

這樣想想，至少心底感覺好過些。颱風很快地便要走了，到時候再赴市場，前後風光想必大不相同，如一趟趟前浪後浪的輪迴。市場裡，有的是生活的浪峰和潮褪，現實的賭局與騙局。小賭怡情，而豪擲注定傷心。

## **Izakaya Surfing**

凌晨四點鐘，我坐在闇黑街區的某處打字，某處有椅子而無網路的地方，音樂撥放著我聽不懂的異國語。在家無光，亦無睡意，為了不打擾眠者也不干擾自己，我搬著筆電上街尋覓一個還擎著燈光的角落。

如果此時身在居酒屋的話該多好，空無一人的 **Izakaya**，僅有烤架上炭燒油燻的滋嚟聲，清酒杯裡冰塊與瓷質碰撞的叮噠聲。廚師總該是沉默的，況且是凌晨四點鐘，況且是台北。

我曾隔著一杯冰透帶露的梅酒問他，覺得我還美麗嗎？他堅毅地點頭，那是在

我們第一間造訪的居酒屋，在熙擾狂歡的台北市，我依舊陋習般地點了滿桌的菜：涼拌，串烤，烏龍麵，味噌魚湯，還有一杯要價不斐的梅酒。梅酒與清酒是我的心頭好，前者甜釀如蜜，後者甘辛似椒，且必定要是冰的，我總向店家要一整桶的冰塊，一隻接一隻晶瑩冰涼地浸入杯面，像在曠蕪的大雪之地撬掘到的晶礦，入腹即成道行。

後來，我們在租賃的小屋附近發現比都心更便宜更飽腹的居酒屋，H街轉過B路一帶尤其是兵家必爭之地，小小百公尺內至少五六家居酒屋和深夜食堂擠著肩膀互不相讓。我們一家接一家地試，一杯接一杯地飲，一串接一串地食。一開始常常去特定某家魚生新鮮厚潤的店，直到我在那店裡喝了整盅芋燒酌而搭在店門外捧喉吐酒不止——並不是店的錯，是我的錯，但竟感覺幾分心虛乃至不大敢再踏門而入，好像丟了臉一樣——都是要中年的人了，連一盅燒酌都經不起？

再後來，曾密集地去一家懸著「一生懸命」布幅的店，碩大的和風燈籠上烙著手寫毛筆字「飲んで飲んで」，店內師傅直至店員女孩，除卻老闆本人之外皆滿臂半腿的刺青，我曾在這店飲過無數杯梅酒與柚子生啤，剝食過無數根帶虛烤玉米筍和竹筴魚一夜干，寬帶解釦地大嚼許多烤飯糰與燒鮭魚丼飯，原本為了小菜而次次臉書打卡，後來喫得熟門熟面，不打卡也有百香醃蘿蔔和韓國泡菜上桌。店是附近所知最晚打烊的，某晚，夏夜停電，屋內悶得可以燉粥，我們開了電扇與窗，將貓留在家裡，逕自去店裡各點了一杯可樂與一杯生啤酒，配上兩大杯冰塊，對坐著一口一口啜到凌晨三點，回家後電還沒來，本來看見的挖路修管線的公務員們也收工走人，只得投宿婆家，細聲細氣地道聲打擾了隨即衝進房內按開冷氣，快快意意地睡了一宿。

中午回家，電來了，迅即地開了冷氣和電扇，貓抗議地喵喵嗚嗚。我磨蹭她的鼻頭低低地道歉，貓親了我一口，原諒了這無對情義的人類。

即使找到了相熟的可落腳的居酒屋，還是想再試新嘗鮮。於是去了夜市旁一家無名無姓的小店，端上來的清酒沁心甘爽，豪邁地附贈一整桶冰塊，做為招牌菜的醬油炒飯亦驚人地美味爽口。我們喫了炒飯，烤筍白筍，烤鯖魚烤秋刀魚和一大碗蛤蠣湯。我常覺得自己前世為貓，凡豬牛雞之類肉品都不甚愛，唯獨對魚蝦蟹蛤情有獨鍾，而那鯖魚的細嫩肥美，以及秋刀魚特有的微苦輕熟，地震般動搖了我對前一家居酒屋的忠誠之心，而那湯水清甜蛤肉飽滿不在話下，好喝到即便擱了薑絲也毋需計較，老闆慷慨地拿出菸灰缸，分別給我們配清酒與可樂，是故，這家無所謂稱謂的迷你居酒屋頓成榜首，想喝酒時總是去點上一盅，不食烤魚也無所謂。

你好新歡，再見了舊愛。一趟居酒屋衝浪，旅程最終結尾於一家最不起眼無裝潢的小酒屋。Izakaya Surfing 猶似一場衝動的高燒，划過了眾多浪頭而歸於風平浪靜。僅僅一盅明澈的 Sake，便能救贖一個疲憊的長日。

而夜還長，我還美麗吧。他這麼想。

## 口罩之年

滿城之中，人們蒙起了口罩，藍的白的黑的半截面具，像凍傷的新的皮膚，貼合在為寒風愁苦的臉上。路上的行人將大半張臉藏匿在布面之下，口罩成為新的肢體語言，迎面無聲向對方宣示：陌路無妨，切莫親近。

原本也不是太熱衷於與陌生人招呼扯淡，但必要交談時，說話的聲音被悶在口罩底下，每句話分別被削除幾格音量，不得不低下頭奉上一邊耳朵，再問一次不好意思你剛剛說甚麼？是故，去便利商店買香菸咖啡時，雲絲頓被換成寶馬，冰拿鐵被做成熱美式等等，此類機率急速地提高，接過咖啡來擒在手裡的溫度落差，意味著要潔身自保地活，不免俗得消化一些崎嶇誤會。

避去了正面相對的風險，換得的是必須側耳彎身的遷就。戀人之間不情願地捨棄一目瞭然的親吻，反倒像久久才照面一次的朋友，生疏而客氣地隔著厚重的毛衣和羽絨，試圖熱情卻安全地觸碰彼此。奇異的是，年紀大點的人經常是不戴口罩、亮著素臉大搖大擺地行路過街，不知道是不願意戴或者無所謂不戴，總之一副天命如此的表情。

大部分人還是謹慎多慮的，口罩吃掉多餘的情緒吃掉氾濫的神色，年輕女孩捨棄整齊的妝容，僅描上眉毛與眼線睫毛，其餘的嫵媚藏進口罩。小孩子在父母的照護下亦是口罩不離面，露出一雙明明靈靈的眼睛，盯著別人家門前曬日光浴的狗或貓。

疫情傳聞紛紛湧入耳目，整個時晴時雨的新年期間，超商和藥局躋身新興的熱門景點，比百貨公司 SHOPPING MALL 電影院更熱鬧更蜂擁，男女老幼輪流湧入，開口便問貨幾時補齊？像祕密暗語的交易。口罩缺貨，接著酒精售罄，網路上流出不正經的視頻，宣揚大蒜和高粱能治病保命。人像盲眼螞蟻毫無目標地逃竄閃避，恐懼比病毒更致命。

我深知恐懼，因此輕視恐懼，並不是不怕死，只是明白還有著遠比死亡更荒涼之物。此外，我也討厭人身上那股粗魯的動物性——趨生避死是不言之祕，不

應該大咧咧地攤在他人眼前，跟肚子餓了便不顧一切地狼吞虎嚥一樣，不優雅也不聰明。

不過，E 是不管這些的，身為徹底的務實派，在疫情轉趨緊張之前，他已經口罩酒精濕紙巾不離身側。若非他時刻緊盯，以我的粗疏個性，恐怕動不動便忘記蒙面之必要。令他不解的是，明明戴了口罩，我還是堅持將赤紅的唇膏抹滿嘴周——因為無人看見，所以接近尊嚴。

年還是照樣地過著。年節時，依著預定行程去了台南。以陽光燦好著稱的島南，為了照顧人們情緒似地連日落著陰雨，風也是凍骨的。吃不習慣碗粿魚羹擔仔麵，我滑開 Google Map，在機車後座指揮 E 駛入每一間和台北物價相差無幾的咖啡廳 Brunch 古著衣店，神農街國華街正興街蝸牛巷林百貨，我在前面對著古著洋裝復古海報雜貨各式創作 Zine 連連翻弄驚嘆，E 在後頭提著酒精瓶身沿途噴灑。回到落腳的民宿免不了一陣消毒儀式，我笑他神經過敏，他一臉嚴肅地要我伸出手，搓洗 75 度藥用酒精。

回到台北，年即將過完。城裡的人像是說好了，仍然做著同一場夢，夢裡放晴了也是假的，只有夜深人靜，終於脫下口罩鬆弛呼吸，貓跳進被窩裡喵鳴——所有失序混亂措手不及暫先擱置，才開始感覺此身倖存的真實。這一年就這樣開啟，無人知曉它將如何結束。回家的火車上，我吞了暈車藥沉沉地睡著，我夢見去年此時曾經攀踏過的雪地。雪落無聲。夢的外部人聲雜沸，火車不間斷地輾過一座又一座情怯的城鎮。我偏安在 E 的懷抱裡，失卻了一切智識，也還未預備醒來。

## 同居獨白

### 1 關於無趣·之一

「你真無趣。」他說我。

我頓時睜大了眼，激烈的怒氣和驚詫如岩漿湧動，從胃部滾上胸口，我想大聲反駁：我才不無趣！我只是習慣嚴謹而慎重地看待每個人所說出、所寫下的每句話——我尊重語言！哪像你，連日常的口誤都無法避免，只懂得最基本的粗糙的語言……

即使我想辯解，但因為太習慣本能地迴避爭論，我用盡力氣壓制情緒，甚麼也沒說，繼續低頭敲字。

他又重複一次：「那麼認真幹嘛，真無趣。」

我感到胃囊深處遞來一股沉重的絞縮，胸肋之間濃烈地滯悶。於是決定徹夜不睡。我沉默地安置他每晚需服用的藥片，耐心地等上半個鐘頭、再半個鐘頭——床畔拋來輕微的鼾響。他睡著了。

凌晨三點四十一分，我去了兩趟廁所，躺了一回脊椎床扯鬆緊繃的筋骨，服了藥，預備離他很遠很遠地睡下。

這樣做是懲罰自己，還是懲罰他？我也不甚清楚。我望向他熟睡的臉，稚嫩無邪得像十三歲的少年——縱使他剛跨過了三十二歲，正要邁入輕淺的中年。

而早已越過了三十五歲的我還醒著。凌晨四點二十五分，貓大方地躺上罌粟色的印度手染棉毯，眯著眼打盹。眾生沉眠，我披頭散髮地蜷在筆電前敲打鍵盤，生產著不知意義何在的文字——好好生活，遠遠大過於寫作——曾有人這麼告誡我。而我所記寫的一切都來自於每一刻我敞開感官去感受去擁抱的日常——也許我甚麼都錯了，唯獨這件事，我覺得自己是對的。

篤信自己在某件極其淺短的小事上並沒有錯，非常重要，關乎我還有沒有辦法找到一小塊堅實的地面，抬頭挺胸地站在石或泥上。僅僅是站著，便有力氣承受一切的吸收與耗損。

我想再說一次：這非常重要，重要到即便無人理解，我也必得占據一方形而上的立足之地，挺著胸膛穩當地站好，明晝復闇夜地。

## 2 黎明症

臨近清晨，我感到些微的暈眩，伴隨齒輪絞輾般的頭疼，疼痛和疲倦像海浪的碎片沉沉敲擊著腦門。大概是血壓太低，一整天只吃了一碗雪花冰。早晨五點三十五分，我跛著拖鞋，蹬向樓下的 7-11，將微波便當鋁箔包飲料和他早餐要吃的起司火腿三明治搬上樓，樓梯一層過了轉上一層，我倚著樓梯間的留白喘氣，感覺自己衰老，軟弱，乏味。

而且非常非常無趣。

出門前，筆電正悄聲奏鳴著各門各派的古典樂家。夜復一夜，我從蕭邦，李斯特，韓德爾，海頓，薩提與布拉姆斯，一路恍恍惚惚地聽到拉赫曼尼諾夫，最後停駐在貝多芬的 Mondscheinsonate, Piano Sonata No. 14 in C# minor, Op.27 No.2。

聳去的作曲家透露數百年時光累積的心的祕密，將那託寓於瘋狂的火熔岩，絕望的水母海，舉世欲淚的憂傷從深夜蜿蜒鋪排至黎明，鍍金的日光傾軋昏昧的夜色，殘月如纖白絕美的斷肢，浮游於不容分說的晨穹。

細塵搖盪，貓目朦朧，一切曖昧豔好即將消亾。

我看見天際燃燒著媚藍的海光，有種置身水底的錯覺。然而，或許此亦並非幻象，而是我的心恰好在凌晨五點二十九分，與某個孤寂的溫柔的靈魂巧妙地疊合。

### 3 關於無趣·之二

從甚麼時候開始，我成為一個無趣的人？

「無趣」此物的引擎，是不是從我願意變得誠實的那一刻起，神妙而無可匹敵地發動起來？且僅能前行、無法轉圜？

我們經常爭論一些無關緊要的瑣事，像金魚爭相啄咬細碎的餌食。那些話題是毒亦是藥，是營養也是褫奪——「你要的我都給了，你現在過得也比從前穩定，為甚麼不寫一些幸福的、快樂的、平靜的東西？為甚麼還要寫那些憂憤的、痛苦的事情？」

他質疑我的誠懇，但我無法解釋，我之所以必須反覆挖掘重複凝視那些途經的傷痕、歷史的舊釁、懊恨的夢魘；以血為墨，以疤為記，沿著長而彎的狹徑尋探著那座，就算再親愛之人亦無法得見的一座記憶之屋。

我想自己確實變得無趣了，原本曾是被形容過直率粗心的人，承受了多年的密集訓誡，以及懲罰，之後，我從一無所畏變得非常謹慎，謹慎得接近怯懦。我害怕意料之外的事件，害怕共識歧出的尷尬，害怕直接了當地說話，冒犯他人並危及自己。

我的無趣，並非是琅琅敲打的單音，而是繁複如纏繞畫的恐慌，摻雜著畏懼、膽怯，掩埋於深而枯槁的層層落葉底下的寂寞。

我感到寂寞，且深深困惑於他怎能如此輕易地大肆評斷，彷彿我已經是一個簡

易的結論，而非一行永恆的問句。

無盡地詰問、追索，繞著圈子疾走，穿行每一條分歧的叉路以逼近我渴求的真實——我只能以這樣的方式，將我的誠實裹以襤褸，贈予給我心懷所愛的這世界。

他不明白，他想他纔是握有答案的那一方：簡潔的解藥，救贖的直行道。某些層面來說確實如此，他的務實主義，以及將事物簡化的本領曾確切地拉拔過我，而如今，那些直截與，卻將我推入闇不見光的崖底。

#### 4 疑慮或睡去

從甚麼時候開始，我們之間的頻道逐漸錯開而漸遠？

是不是從我習慣了等候他熟睡的那一刻起，在夜聲與貓咪共奏著輕捻金鈴般的鼾音之間，我憑依著螢幕的微光敲字弄詞，被徹夜的孤獨所擄獲，卻感到完整而巨大的富足？

我總疑心，萬物皆有神在。微小而袖珍的神，居住在筆電鍵盤間，在不靈光的舊冷氣口，在拆食便捷的溫熱米飯內，在酸苦冰冷的黑咖啡波濤間，在雕花玻璃盤堆積的菸燼表面，在披擁而眠的薄褥的皺褶，在萬蟲俱僵死的光度曖昧的中陰時分……然而，這一切只屬於我，我一個人，僅僅有我敲打著鍵盤與數世紀的音樂的幽靈獨處的深夜。白晝無可避免地到臨，明目張膽地侵門踏戶，無情意地掩蔽房間裡月球夜燈的星藍弱光。

燮夜燮到恍惚渙散之際，我感覺到話語的神靈充滿身體，眼看即將溢出骨髓，漫流為遍地碎弱的辭彙，單字，筆畫，音節……我將它們盡數傾入黎明的虛無，梧桐灰的小雀在人行道上跳躍覓食，啄嚙隔夜人流步經的餘緒。

該睡了，我疲憊地想，但仍舊懷著許多不甘願。好不容易以漫長而單調的孤獨所換取的降靈時光，就這樣以軟榻以軟枕作結？還有太多事情我無處可參透，疑問如狡黠的蜂群鑽進一千萬枚毛孔，將我撐漲，膨脹，延長——譬如——一記短促的發音、扼要的稱謂，如何能代表我們？又譬如——若你並未真正體驗過：當闇暝統治至最獨斷處，教眾星俱昏眠，獨獨你豢養的貓蹭進你掌心低低地嗚嗚，那聲音彷彿造物的開端，又像是一切的終結——你又怎能輕言「愛」這淚的字眼？

我幾乎能觸摸到世界那精確而光裸的肩膀，將它用力扳向我，好看清它容貌裡

每一個宇宙的細節。

我吞下藥片，將身體重重地溺進柔軟的夢沼，窒息如死般地沉睡，等待下次夜后復臨，我就能再活轉一次。

願微小而無妄的神常在——我如是祈盼。

## 不存在的小孩

算不清第幾次凌晨出街遊盪。在家很好，好得教人煩煩地不安。我愛的人在床褥上沉沉地熟睡。我寵的貓半眯碧眼地看顧著我、防備著我隨時離開。

但我終究是要離開的。短暫的。僅僅兩三個小時。我不能忍受便利商店那太過明媚的燈光，亮得像要把人照澈肌骨，渾身透明。也無法忍受店內大聲嚷嚷的醉漢和老人，他們是凌晨這面清透蟬翼之紙上的巨大的汗漬，我無能也無權抹去，我只能逃。

一條街的逃亡，能逃得多遠多久？我揹著筆電、握著咖啡，去了離家百來公尺的釣娃娃店家，店內有菸灰缸，有無人光顧的格鬥機臺。我月事甫臨，夾溜著雙腿像夾著尾巴的街犬，深恐祕密洩漏，即使那祕密無人探聽。

我被靜默的物質圍繞，我防備著它們，同時接納一切：音響播放的過時流行音樂、清晨補貨的娃娃臺主、偶然晃進投下印幣的過路人……在我思想與抽菸的時候，我不由得地感覺著，巨大而悲緩的寂寞，但我絕不能僅僅出於寂寞而衍生任何我無法承擔之物，包括小孩。

每一次的月事來臨，都昭告著一回莫大的僥倖。我披散一頭大捲大浪的亂髮，冷靜地往體腔深處塞入棉條。我很早以前便習慣了棉條，十秒鐘內便能完成整個程序：從撕開膠裝到精準置入。比起衛生棉號稱的防漏萬全，真正進入體內者，纔能真正收納我濕潤的餘漬。

存在我體內的，還有 E。名正言順地，我們做愛，然後相愛，然後頻繁地做愛再做愛。戀愛時我的肉體新鮮，肌膚彈滑，而婚後，E 對我的身體便有了母性的想像。我的身體不再是一具他單純流連的女體，而是被冀望了孕育與生產之種種可能性的母體。

為此我們討論或爭論過多次，E 的家庭想像相當牢固，如一組鋼鐵鍛造的雕

塑，雕像成員中有身為丈夫的他，身為妻子的我，以及我們之間那並不存在的孩子。我無法理解這樣不可搖撼的立體想像從何而來？以及為何而生？E 也說不清楚，他只說，有了小孩，纔是一個完整的家。

關於有無小孩的不可共量，我感到分外的寂寞與憤怒。我一直以為自己生來並不是做為母親而存在的，我的時間與力氣只允許被切割給那些值得給的與不得不的。例如盡一名妻的責任，灑掃清洗家中一切物事，做菜餵貓，擦地洗碗，洗衣晾曬，按季節體感更換床褥衣物。以及我倚賴文字維生的、爭取來的少少幾件工作。寫作與油畫，我則擺在夜晝交際、天光曖昧時靜默地進行，確認伴侶已落入安好眠夢之後，我或畫或寫。畫是不能不待在室內做的，我挨著洗衣機旁的小陽台，四肢蹲跪著調料上色，然後趕在凌晨天光普照前，去街上覓一可抽菸可飲咖啡的無人的所在，寫至精疲力盡、腦筋枯竭如乾木為止。

日常、創作與工作，佔據了我的全部，我甚而捨棄睡眠，將時針顛倒、時數砍半地，只為了寫更多一點、更多一點字。我完全沒有打算，也不敢想像自己能有多出的餘裕，去要一個小孩——更深切地說，我完全沒有準備，去愛一個從我體內分離出來的個體，並且養育他健康無病，教育他成為一個世眾定義的、普通的好人。

人為何之所以能成為人？因為擁有語言的利器？因為模仿與學習的本能？我想了很久很久，僅僅粗淺的初步認定：人，若要成為一個人，必須要有生而為人的自覺，這樣的自覺包括了生而在世必將面對的萬千悲喜，病苦嗔貪，聚歡離苦。

人先自甘受苦，而後能做好人——但好人的定義又在何限？我愈想愈焦灼，愈來愈不想要這個虛構的孩子。但在 E 眼裡，一切我前思後想複雜難解的謎團都輕易可解套，像剖開肉團便蹦出一個哪吒。他說我懷孕之後也會是美麗的，充滿光澤與豔色，像現在一樣——雖然這話並不能踏實地教我相信，我相信自己一定會無止盡地變形發胖醜陋如蓬頭老嫗，但聽著還是很窩心。

每回月事來時，我都暗暗地鬆下一大口憋著的濁氣。我怕小孩，別人家的小孩尤其怕——那些小小身體放肆流淌的汗水、要不到所欲之物而迸發的震耳尖叫、互相追逐時散發的野獸般的氣味……都教我渾身戰慄而本能地躲得遠遠——當然，也有可愛透澈如水晶娃娃的孩子，幾乎全是小女嬰，圓滾滾的，肌膚白裡透粉，如櫻樹初雪，乖巧地依偎在母親懷裡，睜著一雙不知疾苦的大眼睛，世界在那雙墨瞳裡閃閃發光，像枝梢初凝的最乾淨的霜珠。

由於 E 的店，我不得不在店裡經常地見到許多孩子，有的已趨近少年，懂事地

自己單身赴剪，其他大多是父母領著哄著，偶爾會見到如兄弟般的父子，胖老爸帶著一雙胖男孩，男孩天真地回答 E 的玩笑問話：有沒有女朋友？喜歡哪一型的女生？男孩總是嘟著圓潤的嘴認真地細細解釋。那樣的時刻，我竟能感覺普世上的孩子或許是可愛的。但這股善心思，畢竟亦僅止於那短短的數分鐘。

漸漸地，我逼迫自己對小孩減低懼怕甚而厭惡之心，但無論如何無法喜歡，就是沒辦法具體給出「我要一個小孩」的念想。我不是生來做一名好母親的料子，我是叛道的逆女，把自己寵成乖張的神經質，鎮日菸不離手，焦慮的死結未曾消解，一天得喫十幾粒抗躁藥抗鬱藥安眠藥，加上五六顆慢性瀉藥；罹患心因性厭食症足足十五年，導致牙搖齒落，直至今年春天纔跟母親取了一筆治牙基金，將牙整頓至堪用；但胃傷已久，除了極清淡的粥湯，幾乎不能消化其他食物；由於創作焦慮反覆發作，幾乎夜夜不寐至午後方昏迷般睡至夜晚——這樣的身體，這樣的心神，我不知該怎麼想像自己得承擔懷胎期間，不菸不酒不服藥不熬夜等等、所謂健康而正常的幾乎一整年。

這是我的貪婪與自私，但我也思考到更務實的細節：養一個小孩，需要多深的口袋？E 的穩定店收，加上我僥倖獲得的補助計畫與評審工作，確實綽綽於維持兩人生活，但一個小孩就是一頭吃錢吃時間的餓虎猛獅，而我是任性地將餘錢虛擲在水晶，檀香，古著洋裝和老件首飾上的，每個月任意地買書，買了就供著也懶於讀。聽過許多做母親的朋友提過或寫過，小孩如何大口大口地吃掉她們的創作，睡眠，存款和心思。而我是只想與 E 與貓過一輩子安穩生活的偷巧之人，養孩子不比養貓，貓知足，安靜且自得。小孩是洪水猛獸，是無底黑洞，我想起來就怕，怕得臟腑發抖、胃部扭擠成麻花。

那次，E 剛好放假，我們去了基隆，住很高很高的自助旅店。放下行李，有些暈倦地躺在寬大的霜人床上小憩時，我連自己也沒有想到地遞出一句：我不想養小孩。E 頓時變了臉色，條地坐起身，看著我，問：為什麼我想要的，妳不給我？為什麼妳總是給我我不需要的？

我很傷心，不是一般的傷心，我知道我也傷了對方的心。我半哄半欺瞞地解釋：我的身心情況，真的不適合要小孩，我一定會有非常嚴厲的產前焦慮和產後憂鬱，那是我無法想像更無法承擔的。他詰問：那之後呢？一輩子呢？有了小孩，我們纔是完整的家。妳為什麼連一個家都不給我？

我不知道該如何向他說明，我從來就沒有準備好也根本不期待做一名母親，即使是再平庸不過的角色，我仍篤定自己無法勝任——我連自己都無法照料，瘋起來關在浴室握著刀割手割腳，滿心滿念都想著再努力一點、就可以一把割斷喉嚨，這樣的暴忿自恨，像獸也像魔，我服藥、薰香，將心神轉移到養魚和弄

石上，瘋也似的寫作，更瘋更滿時便畫畫——但這樣骨髓裡深流著暴戾與癡狂汁液的女人，我如何肯定自己可以無償地愛另一個未人之人？一個我無法控制也無法決定的個體？一個分食我肉吸吮我血所賴以寄生成形的異物之物？

最後，為了撫平 E 的沮喪與暴怒，我只好許諾：倘若懷孕，我不會拿掉——但在那之前，要盡量地做好避孕。E 接受了這個條件，幾根菸讓他冷靜下來。我看著當初深愛的這個男人，那時他只要我，我就是他的家。甚麼時候他的一切走得那麼遠，遠到我無能企及的所在？

我記得，到了傍晚，我迫自己溫柔地笑著拉他出去走走，不遠處有知名的廢墟，夕陽如流金，灑在剛褪去激忿的暫且的和平表面。我踩著斷殘的鋼筋，往高處攀爬，往更高處延伸。我喜歡高度，那讓我有某種君臨紅塵的徹骨的倨傲之感。E 在背後連連呼喚我，我回頭笑笑，坐在三層樓高的殘牆邊沿，要他幫我拍一張照，一張美而魔魅的照片，也許在我縱身躍下之前。

## 家在便利超商旁

不知道甚麼原因，每一回搬完了家，眼看箱子運進房內堆成了高低凹凸的丘稜地，首要將貓籠放開，先讓貓四處探險一番，然後打算出門買些菸跟冰飲解渴時，一下樓，左右環顧，總會看見一間恰恰座落於視線範圍之內的便利超商。也許是 7-11，也許是全家，也許是相較下罕見些的 HI-LIFE 或 OK，但總之必定會有那麼一家，窗明几淨，電動玻璃門招呼著清脆的鈴笑，請君入店。想到被收箱與封箱折騰得格外薄弱的體力和意志力，也就盲魂般地隨著細細一條人流，擁抱那制式化得分外親切的歡迎光臨。

住處附近有一或甚至兩家便利超商，確實非常便利。我和離家最近的那間超商（通常是最強勢的企業連鎖品牌——7-11）通常很快便熟門熟面了，大抵因為一天光顧三次或更多的緣故吧？從店長到工讀生，包括早班、午班、晚班、大夜班的店員人馬，閉上眼睛都能在腦子裡一點計：店長是一名年紀稍長我幾歲的女孩子，一個精明的大姊姊，年紀大概長我十來歲，有時她讀小學的女兒會到店裡等她下班，母女倆那副疏淡的鼻眼幾乎一模一樣，我常在排隊或等待咖啡機作動時，富著近乎某種人類學研究的興趣看著那小女孩，揣摩她長大以後哪裡會與母親相同或不同？值大夜班的是一個蒼白削瘦的眼鏡少年，早班輪到剪著胖虎髮型的胖墩敦的男生，以及另一名年約六十、說話疾如狂風、誰都知道他手腳性子皆急爆的老人；午班到晚班店員是三名男女輪流值班，那女生對人從不輕言笑，總是一臉嚴肅地結帳收銀整貨，只見過她對同事露出笑容打打跳跳，但面熟了之後，她也開始熟悉我的某些模式，譬如：咖啡絕對要冰

的、美式或拿鐵皆不要糖不要奶精，諸如此類的小事。

之所以和超商店員那麼輕易地便混熟，也是畢竟每天去上兩三回，即便客群數多如過江鯽，但還是被暗暗地記得了——我下標的網拍總指名送去這家店（因為實在太願意圖方便了）、我領貨的手機後三碼是 813——以及，我會在收據上簽一個大而潦草的「崔」字，漸漸地店裡也都知道了我熱愛網路購物這件事，兩三位店員（包括店長姊姊）甚至會反射性地見道我的臉便流利背誦出我的手機號碼，同時迅雷般地伸手替我按下螢幕上閃爍的「確認」選項，好讓點數順利入帳，即使我從未將那已積到萬字頭的點數提領或兌換過。

大概是三四年前，還住在 A 路旁高架橋下的公寓五樓，方圓兩百公尺內無 7-11——這也是一件挺稀奇的事，約莫是這一帶特別荒涼，沒有拓點進駐的價值吧？所以，為了買菸或領網拍或其他有的沒的，我每日皆需走上十分鐘的路，前去最鄰近的一間全家便利商店，一天平均會去一兩次到四五次不等，店員不過兩位，還是父子，店長是父而店員是子；去的次數多了，那年紀足以做我父親的店長，開始在照面時戲戲地問：甚麼時候可以約妳出去？而性情開朗的胖兒子在旁顧櫃檯收銀，事不關己地朝這邊嘻嘻笑來。每一次我都拙劣地打哈哈說笑話然後溜走。而有一回，我獨自一人蹲在他們店門外階梯上抽菸，菸想必滋味是很差勁的，和我當時的情緒一樣粗糙澀嘴。店長大叔一見我來，立即滑步現身我面前，笑盈盈地說：我真的很缺女朋友欸，妳的話我可以喔！我不知哪來的一股火，直覺地頂撞回去：可是，是你的話，我不可以啊！

店長大叔摸摸鼻子，照樣笑瞇瞇地轉身走了，讓我繼續孤獨地沉浸在壞情緒的泥淖裡。過了不久（也許是半小時或僅僅五分鐘），我突然驚醒似地湧上一些些後悔——那樣的搭話方式，是不是他這樣的人唯一懂得的表達善意的的方式？我是不是反應過度了？其實，我只是不想壞了自己的優雅瀟灑，他人的自尊心我是顧不著的。我想：管他的呢，總之隔天我還是老樣子地去店裡領網拍包裹買香菸咖啡，也沒人特別說甚麼。

我大概太多心了。

對於便利超商的店員，我其實滿懷著敬佩之意，除了收銀的本職，他們身兼咖啡師、會計師、電信人員、影印機技工、業務員和廣告人，還得不時盡責地充當倉儲與清潔工。隨著業務項目猛虎似地暴增，店員的時薪似乎也多了一點點，但也就是一點點。所以，只要對方不是懷著惡意，或手腳故意拖延懶散，我對認識或不認識的店員們往往是好聲好氣地：麻煩妳。謝謝你。請。慢慢來。不好意思。我甚至曾脫口而出「有勞了」這樣的詞彙，而對方似乎有些困惑，我想許多年輕女孩並不知道「有勞了」是甚麼意思。

我現在住處的樓下左轉十公尺處，便有一家堪稱齊全乾淨的 7-11。剛搬來時，那年約六十的店員總是在店裡大叫大嚷，看得出相當地急性子，接算零錢時總會掉一兩枚，再暴躁地彎腰找錢；做咖啡時經常碰翻紙杯——幸好那還是空的。我曾被這位阿伯的煩躁感染而不由自主地皺起眉、指尖敲著桌面、冷著臉拿了咖啡便走，一個謝字不說。但幾個月過去，竟也同情起他那莫大的焦慮，想必是揹著相當沉的現實的擔子吧？想必一步也不願出錯地扛著這份勞動價值極低的工作吧？故開始輕聲細語地勸他：慢慢來，我不趕。過了一陣子，我慣例般地趁先生醒來前，下樓去店裡添購咖啡香菸，他竟開口向我喊道：「崔大小姐早！」我驚得往旁退了一小步。

「崔大小姐」這個頭銜沒能戴住多久，過了一個月吧，我見他帶了一個朋友進店裡，我感到奇異的反常，因那朋友絕不是會讓客人增加安心度的類型，渾身刺青與酒氣，手裡揮舞著半空的酒瓶嚷著些大話。隔天，他便不見了。

之後，其他店員都安安靜靜地稱我「崔小姐」，聽起來正常得多，卻竟又覺得有一點點寂寞。

下個夏天來臨時，原本的胖男生和急躁老人的組合被刪除、重組，胖男生改值午班，身邊搭檔換成那不苟言笑的馬尾女孩，像遊戲裡的角色安安靜靜地接受了 **Delete** 和 **Reset**，指令下達，新局重啟。某個早晨，我一如往常般熬夜整晚昏昏欲睡，幽魂般晃進店門，發現櫃檯後站著兩名面容稚嫩高高瘦瘦的工讀生，其中一位頂著張牙舞爪的紅棕色的日系長捲髮，另一位則是清爽的韓風短髮。年紀看起來都很輕，都很菜，但都學得很快。對於雛鳥，人們總是願意多給幾分耐心的。

刪除。清空。重新設定——這不是生活的真實，而是系統的詐欺，讓我們誤以為生活也可以換個名字和位置就重頭來過——不是這樣的，真實是，我們背負著自我的私歷史，以及自己與他人共同編寫的片段不成章的敘事詩。在一扇擦得雪亮的電動門開啟與關闔之間，相遇又離別，重逢又失散。

## 瑜珈課

關於瑜珈，我想自己是那種非常散漫而無心的練習者。落於中和小鎮尾端某一家展著嫩鵝黃招牌的瑜珈教室，斷斷續續地去了好長一陣子，前後算起來竟也疊積了五年多的時間，但我做瑜珈的心態一如做菜，隨意而安，不試鹹淡，凡興頭來了便急急地試，感覺百無聊賴了便擱下不管。

這種憊懶的，不嚴肅的，不謹慎的態度，使得期間我曾因搬家而整整一年沒去教室，也曾因為上班而大半年沒上半堂課，瑜珈課那邊頻頻有人打電話來問：舜華，甚麼時候有空回來上課？我總是心虛地搪塞：有空就去，有空就去。

事實上，我並非沒空，我只是累了，累到連自己也舉不動的地步。就像很多半途而廢的事情：中醫，三伏貼，安眠藥，減肥，慢跑。很長一段時間，日子是一座齒輪鏽朽的笨重的時鐘，漆箔剝落的指針走走停停，偶然指向了哪一格，我便不得不久久地滯留於凌晨五點的淡焦微光或深夜零時的黑暗海底，或者，某個漫天烏霞無盡無邊傾軋下來的平庸的黃昏。

我是有空的，但也疲憊到底了。擁有時間，不等於就能擁有生活。事態經常如此：時間只是身上多餘的冗煩的贅肉，貓陪著我我度過滿布油脂與塵埃的日子，我們一其盯著正熟睡的龐大的時間的身軀，想盡辦法打發它、切碎它、謀殺它，消滅它。

若真想要把時間耗費在某些無害的事物上，瑜珈確實是個好辦法，只是每個月學費教人稍感奢侈，但我不願意去社區運動中心，看見那些阿姨祖母做前彎觸地時尷尬的懸空，和她們穿著便宜韻律庫的浮腫臀部。

於是，偶爾地會想起那間光潔明亮的瑜珈教室，親切的櫃檯女孩，和肌膚緊緻身段柔軟的瑜珈老師，在家拖過地板，滾在地上做幾個貓式嬰兒式，便覺得渾身發熱，體內湧出一股教人自我振作的熱情，於是懷著一股久違故人的興奮和約莫幾十公克的心虛，去上一堂瑜珈課。

幾年前開始做瑜珈，是因為疼痛——身體各處無名無由的僵疼，肉是浮腫的化石，骨是腐弱的植株。日復一日與那痛戰鬥實在太累，於是我選了當時租屋處距離最近的這家瑜珈教室，僥倖地想獲取有效的戰術。

然而，眾皆周知，瑜珈很慢，何況瑜珈要求我們的就是慢，且若中斷兩個月未練習，身體就會退步回到瑜珈前的僵硬。剛開始選課，我貪心地選了拳擊有氧、Zumba 和陰陽瑜珈，嘗過一次才確信：那種 **hard core** 的運動型態，以我稀薄弱小的肌含量和肌耐力根本無法應付，課上不到一半便氣喘發作似地胸痛如絞。瑜珈分陰陽，陽瑜珈練核心，要求穩定、精確與重複的訓練，不到一個鐘頭便能教人汗如暴雨，汗水刮花了淡妝，浸透短褲與背心，整個人汗涔涔濕淋淋像剛淋過一場大雨，又被冷氣吹乾，徒留幾道汗痕在腰腋之際。

後來，我凡去做核心都素顏上陣，但流完了汗氣色的確明亮了幾分，不撲粉亦

自明媚。

瑜珈講究呼吸，甚至執迷於呼吸，面對它，吐息它，放下它——彷彿是這樣的箴言。但我想這存在的某些無可抹煞的理由：呼吸是基本的生存維持技術，也是身體內部自我設定的原則，要靜深吞吐，需謹守毋忘。如我之流，抽菸，熬夜，肺的力道想必相當差勁，加以天生性情急躁笨拙，呼吸淺短，又因菸而咳嗽不斷，但練得久了，腹式呼吸法也能做到吸吐氣各六秒，感覺腹部如水母堅定地膨脹，柔軟的透明的氧之觸角，深入胸口與氣管，將肋骨與胸骨微微撐得幾分蓬鬆；在緩慢而自制地盡數將空氣徐徐吐出，至肩膀鬆弛胸腹盡癟，才算完成一次輪迴。

瑜珈要我們專注於氣流遊走於鼻與腹之間，將身體想做一具柔軟的容器，可伸可縮，可慢一拍再慢一拍。完整的鼻吸鼻吐十二秒鐘之後，竟飄飄然對自己生出幾分佩服。

教室裏四面巨大的落地鏡，映出各人各色的身形，尖銳地暗示或明示——瑜珈的內核，就是身體。我們都是時間的俎上肉，被現實和責任剝碎得不成形狀，如子路之淪落為醬泥。我們的心早已是凋落薔薇，餘下的碎塊不過成就了柴米油鹽的蛆之溫床——僵硬的肩頸是因為家人與同事贈與的意志的比拚，瘦入脊骨的腰椎是來自一千一萬回忍住語言的妥協。我們的靈魂原本富有彈性、飽噙水分與膠原蛋白，而當一切流失：青春，自由，純粹的天真，我們於焉魚群般湧入更衣室，輪流卸妝且換上緊身透氣的韻律衣，光裸著腳板踩上明滑如冰湖的木質地板，每人領取一張寬而長的瑜珈墊，盤腿踞於墊上，彷彿便據有了一間無人竊聽的告解室。

瑜珈如癮，飽吸吞食的那一個鐘頭內，足夠教我們徹底忘懷肉體的世俗拘束與規格——扭轉肩頭與手臂，擴張緊繃如磚的胸大肌，轉頸眼望肩後定點，手撫腰側，伸展上斜方肌與側腰筋絡：髖關節，後背肌，內收肌，股直肌，股外側肌，臀大肌，嬰兒式，快樂嬰兒式……諸多名詞直接連線到肌肉的僵直和痛楚，怯弱且易退縮的我想著：我再也受不了了，但還可以、還可以再堅持一下，再多忍耐三秒、兩秒、一秒、零。

神造肉身，爾後瑜珈。

肉身之苦，苦莫大於心哀。我想，來瑜珈課的人，無論男女胖瘦，年輕的上班族或已至更年期的婦女，都還在或被現實摧殘破損、或被疲憊窮追猛索的肉身之內，埋藏著微弱的一絲火光，光焰之下有火種，在深深的泥濘的地底，像卑微的恆星般爍著衰弱但堅毅的光種。

## 情斷 KTV

身在 KTV 的那些時光，有的是格外教人耽溺於傷心的時刻。昏暗的包廂裡，菸雲繚繞，酒瓶疊得如小丘，你便感覺自己要爬過山巒突圍雲霧，纔能夠抵達一種看破塵囂的情態。

而往往是歌樂太催情，一不小心便迸出哭音。譬如你第一首總會點王菲的歌，〈迷魂記〉。你其實不會粵語，但每個字的發音你都用力記取，不知道林夕抱著甚麼樣的心迷神醉而寫下「怕甚麼？怕愛人，扶住情感，得到禮品總會敏感」，你並不害怕，人間無常，滄海桑田，你也算有一點點經歷。你轉換真假音，怕甚麼一個莫大的問號，看起來像是針對同處一室的戀人，或者其實嚴厲地詰問以往那個怯懦而莽撞的自己。

你也不諳臺語，從小到大臺語入口就無法輪轉，但茄子蛋的〈浪流連〉和滅火器的〈晚安台灣〉卻唱得有滋有味，每個字音每處轉音都是硬背強記而來，唱歌之時必定同時要抽菸，將那磨蝕後的菸嗓吹得淋漓火燙。你喜歡高捷和吳朋奉的江湖氣口，喜歡愛一個人而不可得諸如此類小情小愛，但從「這個風風雨雨的社會，欲安怎開花，少年家怎樣落地」唱到「願你順遂，台灣」，歌音落幕之時你幾乎落下淚來，巨大而深沉的愛壓倒性地君臨你，你握著胸口想著一切深愛之物：島嶼，土地，名字和夜晚。

你嗓子高而輕，優勢是頗善轉音與高音，但不諳較低沉的聲調，故總是嵌不進男歌的 right key。你也不抗拒一個人唱陳奕迅和王菲的〈因為愛情〉，而陳奕迅的 key 總是飄游身周，任你如何調動聲帶也撈不到處不著。奇怪地，吳恩家家的〈不自由〉也許因為悠慢長靜，能容納你恰恰好轉音換調，一人同飾兩角。而謝霆鋒的〈潛龍勿用〉你每每搏得高分；當信瘋嘶吼著火燒的寂寞，冷凍的沉默，你完全從容自如地跟緊那撕裂心肺痛徹轉折，也許這正是你偏心悲歌的原因，悲催的情歌唱道高亢斷魂處，尤其使你感覺自己歷練過幾度轉世，輪迴過幾向心就破碎過幾回。你不是 A-MEI 粉，但〈每個人都心碎〉和〈人質〉是必點之曲，前者讓你胸懷悲憫，欲以高音度眾生；後者讓你想起數個前任來，那牽牽手散散步的愛情到頭來變質為緊掐喉頭的死結，最後一次感情分外拖沓而撕扯，想起來除了悔還有恨——也許怨恨占得更多些，你咬出的每個字嘶出的每個音都是子彈，射往那已然空無一物的關係的煙硝場。

莫文蔚〈他不愛我〉是傷心人的經典，悲情者的圭臬，你總是唱得透徹肺脾，用盡丹田周遭的肌肉轉換真假高低音階：「我看透了他的心，演的全是他和她的

電影」，你不敢置信這樣的詞句竟不是出自李宗盛之手，讓你忘情攀上音域最高峰，想起某個曾經愛的男孩而暗自欲淚，眼淚仄逼喉嚨底端，總是唱得全身顫抖，唱完彷彿死去一遭又幽幽醒轉；接著你還點播了〈低調人生〉和〈旅行的意義〉，陳珊妮和陳綺貞從以前就是你的青春路標，直到現在青春早已告罄，你卻彷彿沒有放棄。緊接來一首孫燕姿〈我不難過〉，你想你不難過，這不算甚麼，只是為甚麼眼淚會流你也不懂。

太多事情你懂了卻也不懂，KTV 大火後，你想那些傷心的開心的人都已死在了暗暝，至今為了未竟的尾音遊盪在中陰。而你去 KTV 只為圖個快活，發洩十幾二十年來壓抑的怨怨懟懟，並不想將擲上小命，所以你也開始自制，迥異於以往每週唱一次通宵的汨濫貪歡，改為一或兩個月纔和戀人同往，包承一整個晚上，唱到跨越午夜直抵凌晨，輪流點歌，抽菸，佐以加了大量冰塊的 Budweiser，身體喝得寒了，便點碗冒著熱煙的烏骨雞湯，一人啜去一半。KTV 的雞湯不知加了甚麼祕方，香氣撲鼻口味濃醇，雞肉嫩得幾若無骨，你用電子鍋怎麼煲也煲不出那醇香厚度。

E 說，在認識你之前他幾乎不唱歌，直到與你相戀纔開始練歌，你喜歡這個起點，彷彿你按醒了 E 人生的某個開關。你也喜歡聽 E 唱陳奕迅，唱李榮浩，唱林宥嘉，唱許多芭樂但揪心的歌，一首首從浮誇到說謊到年少有為，像從少年一路唱到近中年，而唱得久了，你見證 E 從風流的少年步入安定穩重的小中年，癯瘦的腰腹也有了可愛的小肚臍，你唱得氣力倦乏時，總喜歡一仰身躺在 E 的腿腹上喘氣。聽 E 練過幾次薛之謙〈演員〉，你也能琅琅上口，等 E 忘詞或掉了調，你便順理成章掄起 Mac，接著唱「可你曾經那麼愛我幹嘛演出細節，我該變成什麼樣子才能配合出演」；你愛唱王菲的〈紅豆〉，E 聽得多了，竟也開始哼哼起來，後來更接過麥克風，高唱那纏綿的傷口，荒蕪的沙丘，他皺緊眉頭唱道：沒有甚麼會永垂不朽。你微笑觀歌，暗暗地為那漂亮臉蛋上的皺褶而心湖蕩漾。剛開始，E 總唱〈缺口〉，虞澄慶無心似地隨口念念「我安靜，你囉嗦，我寵貓，你愛狗，我們間，沒有一見鍾情的藉口」，E 為你把歌詞改了：我愛狗，你寵貓。彼時 E 還不是你的，他為你順口改動了歌詞，你感動得要命，心肉揪成一團繁複線結，你得一縷一縷地摸索來路、試探緊弛、鬆動那最內裡的硬蕊，像一枚核桃無聲地打開自己，等待被安撫和釐清。

之後 E 為你停下腳步、定了下來，你們的 KTV 之夜不再是僥倖的偷歡，而是日常的愉快。你開始為他唱張懸的〈喜歡〉，在所有人非已非的景色裡，你只喜歡他，只望著他，他修長的雙腿，精緻的肩窩線條，你情不自禁啄吻而上，從背後擁住他身軀，感受他精實的背頸。他是你懷裡一只溫熱柔軟的琉璃雕塑，一隻翩翩欲飛玉蝴蝶。逢嗓氣正強時你也唱〈關於我愛你〉，「我得到的都是僥倖啊，我失去的都是人生」，你感受特別強烈，渾身輕微地顫抖，張懸的詞太美，

不愧一世才女，那詞語的纖細觸角探進你靈魂深處，溢滿每一撮細胞群。你欲痛哭一場，讓情傷就此斷尾，勉強自己唱完最後一個字卻向他微笑，他亦未窺見你心神崩裂的短暫瞬間，豎起拇指讚你唱得好，夠入情。

唱完一夜，已近黎明，天光在雲層後隱隱地胎動，你割斷餘情的息肉，連同引太多而嘔出的酒液，丟棄在 KTV 的包廂廁所。無罪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你們併肩走在空蕩的夜市街頭，繞經一磊又一磊各色隔夜的餘渣，妳覺得幸福，乾淨，無所掩蔽，彷彿赤嬰，沿路哼著那些悲撼寰宇的殘樂，日光羞赧地一滴滴地從雲的縫隙溶進空氣，如玻璃貓魚的銀光逼迫著你畏陽的雙眼，你短暫地閉目避光，再睜開時，世界業已新生。